

通鑑紀事本末

二十

廢帝之亂

宋武帝 二年 初上在江州山陰戴瀼與戴明寶蔡閑為
典籤及即位皆以為南臺侍御史兼中書通事舍人是歲三典
籤並以初舉兵預密謀賜爵縣男閑已卒追賜之時上親覽朝
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無所委寄瀼與頗知古今素見
親待魯郡巢尚之人士之未涉獵文史為上所知亦以為中書
通事舍人凡選授遷徙誅賞大處分上皆與瀼與尚之參懷內
外雜事多委明寶三人權重當時而瀼與明寶大納貨賄凡所
薦達言無不行天下輻湊門外成市家產並累千金

八年夏閏五月庚申上殂於玉燭殿是日太子即皇帝位 廢帝
年十六大赦吏部尚書蔡興宗親奉璽綬太子受之傲惰無戚
容興宗出告人曰昔曾昭不戚叔孫知其不終家國之禍其在

通鑑卷二十一

五十三 蕭齊

此乎 秋七月乙卯罷南北二馳道及孝建以來所改制
度還依元嘉尚書蔡興宗於都座慨然謂顏師伯曰先帝雖非
盛德之主要以道始終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今殯宮始撤山陵
未遠而凡諸制度興造不論是非一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至
爾天下有識當以此窺人師伯不從太宰義恭素畏戴瀼與巢
尚之等雖受遺輔政而引身避事由是政歸近習瀼與等專制
朝權威行近遠詔敕皆出其手尚書事無大小咸取決焉義恭
與顏師伯但守空名而已蔡興宗自以職管銓衡每至上朝輒
為義恭陳登賢進士之意又箴規得失博論朝政義恭性忤撓
阿順瀼與恒慮失旨聞興宗言輒戰懼無答興宗每奏選事瀼
與尚之等輒點定回換僅有在者興宗於朝堂謂義恭師伯曰
主上諒闇不親萬機而選舉密事多被刪改復非公筆亦不知
是何天子意數與義恭等爭選事往復論執義恭瀼與皆惡之

左遷興宗新昌太守既而以其人望復留之建康

八月

王太后疾篤使呼廢帝帝曰病人間多鬼那可往太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己丑太后殂

明帝泰始元年 廢帝幼而猜暴及即位始猶難太后大臣及戴灋興等未敢自恣太后既殂帝年漸長欲有所爲灋興輒抑制之謂帝曰官所爲如此欲作營陽邪帝稍不能平所幸閹人華願兒賜與無算灋興常加裁減願兒恨之帝使願兒於外察聽風謠願兒言於帝曰道路皆言宮中有二天子灋興爲真天子官爲贗天子且官居深宮與人物不接灋興與太宰顏柳共爲一體往來門客恒有數百内外士庶莫不畏服灋興是孝武左右久在宮闈今與它人作一家深恐此坐席非復官有帝遂發詔免灋興官遣還田里仍徙遠郡八月辛酉賜灋興死解巢尚之舍人負外散騎侍郎東海奚顯度亦有寵於世祖常典作

役課督苛虐捶扑慘毒人皆苦之帝常戲曰顯度爲百姓患比當除之左右因唱諾即宣旨殺之尚書右僕射領衛尉卿丹楊尹顏師伯居權日久海內輻湊驕奢淫恣爲衣冠所疾帝欲親朝政庚午以師伯爲尚書左僕射解卿尹以吏部尚書王彧爲右僕射分其權任師伯始懼初世祖多猜忌王公大臣重足屏息莫敢妄相過從世祖殂太宰義恭等皆相賀曰今日始免橫死矣甫過山陵義恭與柳元景顏師伯等聲樂酣飲不捨書夜帝內不能平既殺戴灋興諸大臣無不震懼各不自安於是元景師伯密謀廢帝立義恭日夜聚謀而持疑不能決元景以其謀告沈慶之慶之與義恭素不厚又師伯常專斷朝事不與慶之參懷謂令史曰沈公爪牙耳安得預政事慶之恨之乃發其事癸酉帝自帥羽林兵討義恭殺之并其四子斷絕義恭支體分裂腸胃挑取眼睛以蜜漬之謂之鬼目粽別遣使者稱詔召

柳元景以兵隨之左右犇告兵刃非常元景知禍至入辭其母
整朝服乘車應召弟車騎司馬叔仁戎服帥左右壯士欲拒命
元景苦禁之既出巷軍士大至元景下車受戮容色恬然并其
八子六弟及諸姪獲顏師伯於道殺之并其六子又殺廷尉劉
德願改元景和文武進位二等遣使誅湘州刺史江夏卍子伯
禽自是公卿以下皆被捶曳如奴隸矣初帝在東宮多過失卍
祖欲廢之而立新安王子鸞侍中袁顛盛稱太子好學有日新
之美卍祖乃止帝由是德之既誅羣公欲引進顛任以朝政遷
為吏部尚書與尚書左丞徐爰皆以誅義恭等功賜爵縣子徐
爰便僻善事人頗涉書傳自元嘉初入侍左右豫參顧問既長
於附會又飾以典文故為太祖所任遇大明之卍委寄尤重時
殿省舊人多見誅逐唯爰巧於將迎始終無迂廢帝待之益厚
羣臣莫及帝每出常與沈慶之及山陰公主同輦爰亦預焉山
陰公主帝姊也適駙馬都尉何戢戢偃之子也公主尤淫恣嘗
謂帝曰妾與陛下男女雖殊俱託體先帝陛下六宮萬數而妾
唯駙馬一人事太不均帝乃為公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進爵
會稽郡長公主秩同郡王吏部郎褚淵貌美公主就帝請以自
侍帝許之淵侍公主十日備見逼迫以死自誓乃得免淵湛之
之子也帝令太廟別畫祖考之像帝入廟指高祖像曰渠大英
雄生擒數天子指太祖像曰渠亦不惡但末年不免兒斫去頭
指卍祖像曰渠大驢鼻如何不驢立召畫工令驢之！新安王
子鸞有寵於卍祖帝疾之九月辛丑遣使賜子鸞死又殺其母弟南
海王子師及其母妹發殷貴妃墓又欲掘景寧陵太史以為不
利於帝乃止 廢帝自即位以來未嘗戒嚴因民訛言義陽王祖反
而討之祖犇魏事見元魏寇齊 吏部尚書袁顛始為帝所寵任俄而
失指待遇頓衰使有司糾奏其罪白衣領職顛懼詭辭求出甲

寅以顓爲督雍梁等四州諸軍事雍州刺史顓舅蔡興宗謂之曰襄陽星惡何可往顓曰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今者之行唯願生出虎口耳且天道遼遠何必皆驗是時臨海王子頊爲都督荆湘等八州諸軍事荆州刺史朝廷以興宗爲子頊長史南郡太守行府州事興宗辭不行顓說興宗曰朝廷形勢人所共見在內大臣朝不保夕舅今出居陝西爲八州行事顓在襄沔地勝兵疆去江陵咫尺水陸流通若朝廷有事可以共立相文之功豈比受制凶狂臨不測之禍乎今得間不去後復求出豈可得邪興宗曰吾素門平進與主上甚踈未容有患宮省內外人不自保會應有變若內難得弭外豐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中免禍各行其志不亦善乎顓於是狼狽上路猶慮見追行至尋陽喜曰今始免矣鄧琬爲晉安王子勛鎮軍長史尋陽內史行江州事顓與之款狎過常每清閑必盡日窮夜顓與琬人地本殊見者知其有異志矣尋復以興宗爲吏部尚書帝舅東陽太守王藻尚世祖女臨川長公主公主妬譖藻於帝冬十月己卯藻下獄死會稽太守孔靈符所至有政績以忤犯近臣近臣譖之帝遣使鞭殺靈符并誅其二子寧朔將軍何邁瑀之子也尚帝姑新蔡長公主帝納公主於後宮謂之謝貴嬪詐言公主薨殺宮婢送邁第殯葬行喪禮庚辰拜貴嬪爲夫人加鸞輅龍旂出警入蹕邁素豪俠多養死士謀因帝出遊廢之立晉安王子勛事洙十一月壬辰帝自將兵誅邁初沈慶之旣發顏柳之謀遂自昵於帝數盡言規諫帝浸不悅慶之懼禍杜門不接賓客嘗遣左右范羨至吏部尚書蔡興宗所興宗使羨謂慶之曰公閉門絕客以避悠悠請託者耳如興宗非有求於公者也何爲見拒慶之使羨邀興宗興宗往見慶之因說之曰主上比者所行人倫道盡率德改行無可復望今所忌憚唯在於公百

姓喁喁所瞻賴者亦在公一人而已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今舉朝遑遑人懷危怖指麾之日誰不響應如猶豫不斷欲坐觀成敗豈惟且暮及禍四海重責將有所歸僕蒙眷異常故敢盡言願公詳思其計慶之曰僕誠知今日憂危不復自保但盡忠奉國始終以之當委任天命耳加老退私門兵力頓闕雖欲爲之事亦無成興宗曰當今懷謀思奮者非欲邀功賞富貴正求脫朝夕之死耳殿中將帥唯聽外間消息若一人唱首則俯仰可定況公統戎累朝舊日部曲布在宮省受恩者多沈攸之輩皆公家子弟耳何患不從且公門徒義附並三吳勇士殿中將軍陸攸之公之鄉人今入東討賊大有鎧仗在青溪未發公取其器仗以配衣麾下使陸攸之帥以前驅僕在尚書中自當帥百僚案前卅故事更簡賢明以奉社稷天下之事立定矣又朝廷諸所施爲民間傳言公悉豫之公今不決當有先公起事者

公亦不免附從之禍聞車駕屢幸貴第酣醉淹留又聞屏左右獨入閣內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慶之曰感君至言然此大事非僕所能行事至固當抱忠以沒耳青州刺史沈文秀慶之弟子也將之鎮帥部曲出屯白下亦說慶之曰主上狂暴如此禍亂不久而一門受其寵任萬物皆謂與之同心且若人愛憎無常猜忍特甚不測之禍進退難免今因此衆力圖之易於反掌機會難值不可失也再三言之至於流涕慶之終不從文秀遂行及帝誅何邁量慶之必當入諫先閉青溪諸橋以絕之慶之聞之果往不得進而還帝乃使慶之從父兄子直閤將軍攸之賜慶之藥慶之不肯飲攸之以被拚殺之時年八十慶之子侍中文叔欲亡恐如太宰義恭被支解謂其弟中書郎文季曰我能死爾能報遂飲慶之之藥而死弟祕書郎昭明亦自經死文季揮刀馳馬而去追者不敢逼遂得免帝詐言慶之病薨贈侍

中太尉謚曰忠武公葬禮甚厚領軍將軍王玄謨數涕諫帝以刑殺過差帝大怒玄謨宿將有威名道路訛言玄謨已見誅蔡興宗嘗為東陽太守玄謨與籤包灑榮家在東陽玄謨使灑榮至興宗所興宗謂灑榮曰領軍殊當憂懼灑榮曰領軍比日殆不復食夜亦不眠恒言收已在門不保俄頃興宗曰領軍憂懼當為方略那得坐待禍至因使灑榮勸玄謨舉事玄謨使灑榮謝曰此亦未易可行期當不泄君言右衛將軍劉道隆為帝所寵任專典禁兵興宗嘗與之俱從帝夜出道隆過興宗車後興宗曰劉君比日思一閑寫道隆解其意指興宗手曰蔡公勿多言帝畏忌諸父恐其在外為患皆聚之建康拘於殿內毆捶陵夷無復人理湘東王或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皆肥壯帝為竹籠盛而稱之以或元祀謂之猪王謂休仁為殺王休祐為賊王以三王年長尤惡之常錄以自隨不離左右東海王禕性

凡考謂之驢王桂陽王休範巴陵王休若年尚少故並得從容嘗以木槽盛飯并雜食置之榻地為阮實以泥水裸或內阮中使以口就槽食之用為戲笑前後欲殺三王以十數休仁多智數每以談笑佞諛說之故得推遷少府劉濛妾孕臨日帝迎入後宮俟其生男欲立為太子或嘗忤旨帝裸之縛其手足貫之以杖使人檐付太官曰今日屠猪休仁笑曰猪未應死帝問其故休仁曰待皇太子生殺猪取其肝肺帝怒乃解曰且付廷尉一宿釋之丁未濛妾生子名曰皇子為之大赦賜為父後者爵一級帝又以太祖妣祖在兄弟數皆第三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亦第三故惡之因何邁之謀使左右朱景雲送藥賜子勛死景雲至溢口停不進子勛與籤謝道邁主帥潘欣之侍書褚靈嗣聞之馳以告長史鄧琬泣涕請計琬曰身南土寒士蒙先帝殊恩以愛子見託豈得惜門戶百口期當以死報效幼主昏暴

社稷危殆雖曰天子事猶獨夫今便指帥文武直造京邑與羣公卿士廢昏立明耳戊申琬稱子勛教令所部戒嚴子勛戎服出聽事集僚佐使潘欣之口宣旨諭之四座未對錄事參軍陶亮首請效死前驅衆皆奉旨乃以亮為諮議參軍領中兵摠統軍事功曹張沈為諮議參軍統作舟艦南陽太守沈懷寶岷山大守薛常寶彭澤令陳紹宗等並為將帥初帝使荊州錄送前軍長史荊州行事張悅至湓口琬稱子勛命釋其桎梏迎以所乘車以為司馬悅暢之弟也琬悅二人共掌內外衆事遣將軍俞伯竒帥五百人斷大雷禁絕商旅及公私使命遣使上諸郡民丁收斂器械旬日之內得甲士五十人出頓大雷於兩岸築壘又以巴東建平二郡太守孫沖之為諮議參軍領中兵與陶亮並統前軍移檄遠近 戊午帝召諸妃士列於前殯左右使辱之南平王鑠妃江氏不從帝怒殺妃三子南平王敬猷廬陵

通鑑卷二十一

七

陳紀

王敬先安南侯敬淵鞭江妃一百先是民間訛言泗水出天子帝將南巡荆湘二州以厭之明旦欲先誅湘東王或然後發初帝既殺諸公恐羣下謀己以直閣將軍宗越謹金書太一沈攸之等有勇力引為爪牙賞賜美人金帛充牣其家越等久在殿省衆所畏服皆為帝盡力帝恃之益無所顧恣恣不道中外騷然左右宿衛之士皆有異志而畏越等不敢發時三王久幽不知所為湘東王琰主衣會稽阮佃夫內監吳興王道隆學官令臨淮李道兒與直閣將軍柳光世及帝左右琅邪溥于文祖等陰謀弑帝帝以立后故假請王闍人或左右錢藍生亦在中或密使候帝動止先是帝遊華林園竹林堂使官人俛相逐一人不從命斬之夜夢在竹林堂有女子罵曰帝悖虐不道明年不及熟矣帝於宮中求得一人似所夢者斬之又夢所殺者罵曰我已訴上帝矣於是巫覡言竹林堂有鬼是日晡時帝出華

林園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會稽公主並從湘東王或獨在
祕書省不被召益憂懼帝素惡主衣吳興壽寂之見輒切齒阮
佃夫以其謀告寂之又外監典事東陽朱幼細鎧王南彭城姜
產之細鎧將晉陵王敬則中書舍人戴明寶寂之等聞之皆響
應幼豫約勒內外使錢藍生密報休仁休祐時帝欲南巡腹心
宗越等並聽出外裝束唯隊主樊僧整防華林閣柳光世與僧
整鄉人因密邀之僧整即受命凡同謀十餘人阮佃夫慮力少
不濟更欲招合壽寂之曰謀廣或泄不煩多人其夕帝悉屏侍
衛與羣巫及絳女數百人射鬼於竹林堂事畢將奏樂壽寂之
抽刀前入姜產之次之淳于文祖等皆隨其後休仁聞行聲甚
疾謂休祐曰事作矣相隨犇景陽山帝見寂之至引弓射之不
中絳女皆迸走帝亦走大呼寂寂者三寂之追而弑之宣令宿
衛曰湘東王受太皇太后令除狂主今已平定殿省惶惑未知

所為休仁就祕書省見湘東王即稱臣引升西堂登御座召見
諸大臣于時事起倉猝王失履跌至西堂猶著烏帽坐定休仁
呼主衣以白帽代之令備羽儀雖未即位凡事悉稱令書施行
宣太皇太后令數廢帝罪惡命湘東王纂承皇極及明宗越等
始入湘東王撫接甚厚廢帝母弟司徒楊州刺史豫章王子尚
頑悖有兄風己未湘東王以太皇太后令賜子尚及會稽公主
死建安王休仁等始得出居外舍釋謝莊之囚廢帝猶橫尸太
醫閣口蔡興宗謂尚書右僕射王彧曰此雖凶悖要是天下之
主宜使喪禮粗足若直如此四海必將棄人乃葬之秣陵縣南
初湘東王母沈婕妤早卒路太后養之王事太后甚謹太后愛
王亦篤王既弑廢帝欲慰太后心下令以太后弟子休之為黃
門侍郎茂之為中書侍郎論功行賞壽寂之等十四人皆封縣
侯縣子十二月庚申朔以東海王禕為中書監太尉進鎮宣將

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癸亥以
建安王休仁為司徒尚書令揚州刺史以山陽王休祐為荊州
刺史桂陽王休範為南徐州刺史 丙寅湘東王即皇帝位大
赦改元其廢帝時昏制謬封並皆削削庚午以右衛將軍劉道
隆為中護軍道隆懼於廢帝嘗無禮於建康太妃至是建安王
休仁求解職明帝乃賜道隆死宗越譚金童大一等雖為上所
撫接內不自安上亦不欲使居中外容謂之曰卿等遭罹暴朝
勤勞日久應得自養之地兵馬大郡隨地等所置越等素已自
疑聞之皆相顧失色因謀作亂以告沈攸之攸之以聞上收越
等下獄死攸之復入直閣 壬申以尚書右僕射王景文為尚
書僕射景文即或也選上名以字行 初豫州刺史山陽王休
祐入朝以長史南采郡太守陳郡彭玳行府將軍及休祐徙荆
州即以琰為督豫司二州諸軍事豫州刺史 江州佐吏得上

六子世

通鑑卷二十一

所下令書皆喜共造鄧琬曰暴亂既除殿下又開書問書為公
私大慶琬以晉安王子勛以弟居三又以書賜起事與世祖同
符謂事必有成取令書投地曰殿下當開端善聞是之後事
耳眾皆駭愕琬更與陶亮等繕治器甲繕兵四万又誦三三業
陽即與諮議參軍劉胡繕修兵械簡集士卒詐稱被大皇太后
令使其起兵即建牙馳檄奉勸二勳即大世帝已更以山陽
王休祐為江州刺史荊州刺史臨海王子項即自奉任先是廢
帝以邵陵王子元為湘州刺史中兵參軍沈仲玉為道路行事
至鵲頭聞尋陽兵起不敢進琬遣數百人劫迎之令子勳建牙
於桑尾傳檄建康稱孤志遵前典黜幽陟明又謂上矯害明茂
篡竊天寶十我昭穆寡我兄弟藐孤同氣猶有十三聖靈何辜
而當乏饗郢州刺史安陸王子綏承子勳初檄欲攻廢帝聞廢
帝已隕即解甲下標既而聞江雍猶治兵郢府行事苟卞之大

擢即遣諮議領中兵參軍鄭景玄帥軍馳下并送軍糧荊州行事孔道存奉刺史臨海王子頊會稽將佐奉太守尋陽王子房皆舉兵以應子勛

二年春正月癸巳徵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為撫軍將軍以三陵王休若代之甲午中外戒嚴以司徒建安王休仁都督征討諸軍事車騎將軍江州刺史王玄謨副之休仁軍於南州以沈攸之為尋陽太守將兵屯虎檻時玄謨未發前鋒凡十軍絡繹繼至每夜各立姓號不相稟受攸之謂諸將曰今衆軍姓號不同若有耕夫漁父夜相呵叱便致駭亂取敗之道也請就一軍取號衆咸從之鄧琬稱說符瑞詐稱受路太后璽書帥將佐上尊號於晉安王子夔乙未子勛即皇帝位於尋陽改元義嘉以安陸王子綏為司徒楊州刺史尋陽王子房臨海王子頊並加開府儀同三司以鄧琬為尚書右僕射張恣為吏部尚書袁

六五

通鑑卷二十一

顓加尚書左僕射自餘將佐及諸州郡除官進爵號各有差

丙申以征虜司馬申令孫為徐州刺史令孫坦之子也置司州於義陽以義陽內史龐孟虬為司州刺史徐州刺史薛安都冀州刺史清河崔道固皆舉兵應尋陽上徵兵於青州刺史沈文秀文秀遣其將平原劉彌之等將兵赴建康會薛安都遣使邀文秀文秀更令彌之等應安都濟陰太守申闡據睢陵應建康安都遣其從子直閭將軍索兒太原太守清河傅靈越等攻之闡令孫之弟也安都壻裴祖隆守下邳劉彌之至下邳更以所領應建康襲擊祖隆祖隆兵敗與征北參軍垣崇祖犇彭城崇祖護之之從子也彌之族人北海太守懷恭從子善明皆舉兵以應彌之薛索兒聞之釋睢陵引兵擊彌之彌之戰敗走保北海申令孫進據淮陽請降於索兒龐孟虬亦不受命舉兵應尋陽帝召尋陽王長史行會稽郡事孔顓為太子詹事以平西司

馬廩業代之又遣都水使者孔璋入東慰勞璋說覲以建康虛弱不如擁五郡以應袁鄧覲遂發兵馳檄奉尋陽吳郡太守顧琛吳興太守王曇生義興太守劉延熙晉陵太守袁標皆據郡應之上又以廩業代延熙為義興業至長塘湖即與延熙合益州刺史蕭惠開聞晉安王子勛舉兵集將佐謂之曰湘東太祖之昭晉安世祖之穆其於當壁並無不可但景和雖昏本是世祖之嗣不任社稷其次猶多吾荷世祖之眷當推奉九江乃遣巴郡太守費欣壽將五千人東下於是湘州行事何慧文廣州刺史袁曇遠梁州刺史柳元怱山陽太守程天祚皆附於子勛元怱元景之從兄也是歲四方貢計皆歸尋陽朝廷所保唯丹楊淮南等數郡其間諸縣或應子勛東兵已至永世宮省危懼上集羣臣以謀成敗蔡興宗曰今普天同叛人有異志宜鎮之以靜至信待人叛者親戚布在宮省若繩之以法則土崩立至

宜明罪不相及之義物情既定人有戰心六軍精勇器甲犀利以待不習之兵其勢相萬耳願陛下勿憂上善之 建武司馬

劉順說豫州刺史房琰使應尋陽琰以家在建康未許右衛將軍柳光世自省内出奔彭城過壽陽言建康必不能守琰信之且素無部曲為土豪前右軍參軍杜叔寶等所制不得已而從之琰以叔寶為長史內外軍事皆叔寶專之上謂蔡興宗曰諸處未平房琰已復同逆頃日人情云何事當濟不興宗曰逆之與順臣無以辨今商旅斷絕米甚豐賤四方雲合而人情更安以此卜之清蕩可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言既平之後方當勞聖慮耳上曰誠如卿言上知琰附尋陽非本意乃更厚撫其家以招之 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周矜起兵於懸瓠以應建康袁顛誘矜司馬汝南常珍奇執矜斬之以珍奇代為太守 上使宓從僕射垣榮祖還徐州說薛安都安都曰今京都

無百里地不論攻圍取勝自可拍手笑殺且我不欲負孝武榮
祖曰孝武之行足致餘殃今雖天下雷同正是速死無能爲也
安都不從因留榮祖使爲將榮祖崇祖之從父兄也 兖州刺
史殷孝祖之甥司法參軍潁川葛僧韶請徭孝祖入朝上遣之
時薛索兒屯據津逕僧韶聞行得至說孝祖曰景和凶狂開闢
未有朝野危極假命漏刻主上夷凶翦暴更造天地國亂朝危
宜立長君而羣迷相煽上造無端貪利幼弱兢懷希望使天道
助逆羣凶事申則主幼時艱權柄不一兵難互起豈有自容之
地舅少有立功之志若能控濟義勇還奉朝廷非唯匡主靜亂
乃可以垂名竹帛孝祖具問朝廷消息僧韶隨方調譬并陳兵
甲精彊主上欲委以前驅之任孝祖即日委妻子於瑕丘帥文
武二千人隨僧韶還建康時四方皆附尋陽朝廷唯保丹楊一
郡而永世令孔景宣復叛義興兵垂至延陵內外憂危咸欲犇

散孝祖忽至衆力不少並僉楚壯士人情大安甲辰進孝祖號
撫軍將軍假節督前鋒諸軍事遣向虎檻寵賚甚厚初上遣東
平畢衆敬詣兖州募人至彭城薛安都以利害說之禰上命以
衆敬行兖州事衆敬從之殷孝祖使司馬劉文石守瑕丘衆敬
引兵擊殺之安都素與孝祖有隙使衆敬殺孝祖諸子州境皆
附之唯東平太守申纂據無鹽不從纂鍾之曾孫也 丙午上
親搃兵出頓中堂辛亥以山陽王休祐爲豫州刺史督輔國將
軍彭城劉劭寧朔將軍廣陵呂安國等諸軍西討殷琰巴陵王
休若督建威將軍吳興沈懷明尚書張永輔國將軍蕭道成等
諸軍東討孔覲時將士多東方人父兄子弟皆已附覲上因送
軍普加宣示曰朕方務德簡刑使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助順同
逆者一以所從爲斷卿等當深達此懷勿以親戚爲慮也衆於
是大悅凡叛者親黨在建康者皆使居職如故 孔覲遣其將

孫曇瓘等軍於晉陵九里部陳甚盛沈懷明至犇牛所領寡弱乃築壘自固張永至曲阿未知懷明安否百姓驚擾永退還延陵就巴陵王休若諸將帥咸勸休若退保破岡其日大寒風雪甚猛塘埭決壞衆無固心休若宣令敢有言退者斬衆小定乃築壘息甲尋得懷明書賊定未進軍主劉亮又至兵力轉盛人情乃安亮懷慎之從孫也殿中御史吳喜以主書事世祖稍遷至河東太守至是請得精兵三百致死於東上假喜建武將軍簡羽林勇士配之議者以喜刀筆主者未嘗爲將不可遣中書舍人巢尚之曰喜昔隨沈慶之屢經軍旅性旣勇決又習戰陳若能任之必有成績諸人紛紜皆是不別才耳乃遣之喜先時數奉使東吳性寬厚所至人並懷之百姓聞吳河東來皆望風降散故喜所至克捷永世入徐崇之攻孔景宣斬之喜板崇之領縣事喜至國山遇東軍進擊大破之自國山進屯吳城劉延

熙遣其將楊玄等拒戰喜兵力甚弱玄等衆盛喜奮擊斬之進逼義興延熙柵斷長橋保郡自守喜築壘與之相持庾業於長塘湖口夾岸築城有衆七千人與延熙遙相應接沈懷明張永與晉陵軍相持久不決外監朱幼舉司徒參軍督護任農夫驍果有膽力上以四百人配之使助東討農夫自延陵出長塘庾業築城猶未合農夫馳往攻之力戰大破之庾業棄城走義興農夫收其船仗進向義興助吳喜二月己未朔喜渡水攻郡城分兵擊諸壘登高指麾若令四面俱進者義興人大懼諸壘皆潰延熙赴水死遂克義興沈懷明張永蕭道成等軍於九里西與東軍相持東軍聞義興敗皆震恐上遣積射將軍濟陽江方興御史王道隆至晉陵視東軍形勢孔覲將孫曇瓘程扞宗等列五城互相連帶扞宗城猶未固王道隆與諸將謀曰扞宗城旣未立可以藉手上副聖旨下成衆氣辛酉道隆帥所領急

攻拔之斬扞宗首永等因乘勝進擊曇璿等壬戌曇璿等兵敗與袁標俱棄城走遂克晉陵吳喜軍至義鄉孔璪屯吳興南亭太守王曇生詣璪計事聞臺軍已近璪大懼墮牀曰懸賞所購唯我而已今不遠走將為人擒遂與曇生犇錢唐喜入吳興任農夫引兵向吳郡顧琛棄郡犇會稽上以四郡既平乃留吳喜使統沈懷明等諸將東擊會稽召張永等北擊彭城江方興等南擊尋陽丁卯吳喜至錢唐孔璪王曇生犇浙東喜遣彊弩將軍任農夫等引兵向黃山浦東軍據岸結寨農夫等擊破之喜自柳浦渡取西陵擊斬庾業會稽人大懼將士多犇亡孔覲不能制戊寅上虞令王晏起兵攻郡覲逃犇嶠山車騎從事中郎張綏封府庫以待吳喜己卯王晏入城殺綏執尋陽王子房於別署縱兵大掠府庫皆空獲孔璪殺之庚辰嶠山民縛孔覲送晏晏謂之曰此事孔璪所為無預卿事可作首辭當相為申

上覲曰江東處分莫不由身委罪求活便是君輩行意耳晏乃斬之顧琛王曇生袁標等詣吳喜歸罪喜皆宥之東軍主凡七十六人於陳斬十七人其餘皆原宥薛索兒攻申闡久不

下使申令孫入睢陵說闡闡出降索兒并令孫殺之山陽王休祐在歷陽輔國將軍劉劭進軍小峴殷琰所署南汝陰太守裴季以合肥來降鄧琬性鄙闇貪吝既執大權父子賣官鬻爵使婢僕出市道販賣酣歌博弈日夜不休大自矜遇賓客到門歷旬不得前內事悉委褚靈嗣等三人羣小橫恣競為威福於是士民忿怨內外離心琬遣孫冲之帥龍驤將軍薛常寶陳紹宗焦度等兵一萬為前鋒據赭圻冲之於道與晉安王子勛書曰舟楫已辦器械亦整三軍踊躍人爭效命便欲泐挂帆直取白下願速遣陶亮衆軍兼行相接分據新亭南州則一麾定矣子勛加冲之左衛將軍以陶亮為右衛將軍統郢荆湘梁

雍五州兵合二萬人一時俱下陶亮本無幹略聞建安王休仁
自上殷孝祖又至不敢進屯軍鵠洲殷孝祖負其誠節陵轢諸
將臺軍有父子兄弟在南者孝祖悉欲推治由是人情乖離莫
樂為用寧朔將軍沈攸之內撫將士外諧羣帥眾並賴之孝祖
每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殷統軍可謂死將矣今與賊
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善射者十人共射之發不斃得乎三
月庚寅眾軍水陸欲進攻楮圻陶亮等引兵救之孝祖於陳為
流矢所中死軍主范潛帥五百人降於亮人情震駭並謂沈攸
之宜代孝祖為統時建安王休仁屯虎檻遣寧朔將軍江方興
龍驤將軍襄陽劉靈遠各將三千人赴楮圻攸之以為孝祖既
死亮等有乘勝之心明日若不更攻則示之以弱方興名位相
亞必不為己下軍政不壹致敗之由也乃帥諸軍王詣方興曰
今四方並反國家所保無復百里之地唯有殷孝祖為朝廷所

委賴鋒鏑裁交輿尸而反文武喪氣朝野危心事之濟否唯在
明且一戰戰若不捷則大事去矣詰朝之事諸人或謂吾應統
之自卜懦弱幹略不如卿今輒相推為統但當相與勦力耳方
興甚悅許諾攸之既出諸軍主並尤之攸之曰吾本以濟國活
家豈計此之升降且我能一彼彼必不能下我共濟艱難豈可
自措同異也孫沖之謂陶亮曰孝祖梟將一戰便死天下事定
矣不須復戰便當直取京都亮不從其卯方興帥諸軍進戰建
安王休仁又遣軍主鄭季之步六校尉杜幼文也騎校尉垣恭
祖龍驤將軍濟地頓生京兆段佛榮等三萬人往會戰自寅及
午大破之追奔至梵山而還幼六驥之子也孫沖之於湖白口
築二城軍主竟陵張興世攻拔之壬辰詔以沈攸之為輔國將
軍假節代殷孝祖督前鋒諸軍事陶亮聞湖白二城不守大懼
急召孫沖之還鵠尾留薛常寶等守楮圻先於姥山乃諸崗分

立營寨亦悉散還共保濃湖時軍旅大起國用不足募民上錢穀者賜棊縣棊郡或五品至三品散官有差軍中食少建安王休仁撫循將士均具豐儉弔死問傷身親隱恤故十萬之衆莫有離心鄧琬遣其豫州刺史劉胡帥衆三萬鐵騎二千東屯鵠尾并舊兵凡十餘萬胡宿將勇健多權略屢有戰功將士畏之司徒中兵參軍冠軍蔡邠子弟在襄陽胡每戰懸之城外邠進戰不顧吳喜既定三吳帥所領五千人并運資實至于赭圻

薛索兒將馬步萬餘人自睢陵渡淮進逼青冀二州刺史張永營丙申詔南徐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統北討諸軍事進據廣陵又詔蕭道成將兵救永 戊戌尋陽王子房至建康上宥之與爵為松滋侯 上遣寧朔將軍劉懷珍帥龍驤將軍王敬則等步騎五千助劉劭討壽陽斬廬江太守劉道蔚懷珍善明之從子也 中書舍人戴明寶啓上遣軍主竟陵黃回募兵擊斬尋

通鑑卷二十一

十六

大元馬書

陽所署馬頭太守王廣元

前秦朝請壽陽鄭黑起兵於淮上

以應建康東汧殷琰西拒常珍奇乙巳以黑為司州刺史

殷

琰將劉順憐倫是南道烈厲天生等馬步八千人東據宛唐劉劭帥衆軍並進去順歎里立營時琰所遣諸軍並受順節度而以皇甫道烈上豪赫倫臺之所遣頗本卑微唯不使統督二軍劭始至塹壘未立順欲擊之道烈倫不同順不能獨進乃止劭營既立不可復攻因相持守 既飲之帥諸軍圍赭圻薛常寶

等糧盡告劉胡求以胡以是歲米繫流查及船腹陽覆船順風涑下以餉之沈攸之疑其有異遣人乘船及流查大得囊米丙辰劉胡帥步卒一萬夜研山開道以布囊運米餉赭圻平日至城下猶隔小塹未能入沈攸之帥諸軍邀之殊死戰胡衆大敗捨糧棄甲緣山走斬獲甚衆胡被瘡僅得還營常寶等惶懼夏四月辛酉開城突圍走還胡軍攸之拔赭圻城斬其寧朔將軍

沈懷寶等納降數千人陳紹宗單舸犇鵲尾建安王休仁自虎
檻進屯赭圻劉胡等兵猶盛上欲綏慰人情遣吏部尚書褚淵
至虎檻選用將士時以軍功除官者衆板不能供始用黃紙鄧
琬以晉安王子勛之命歸來顛下尋陽顛悉雍州之衆馳下琬
以黃門侍郎劉道憲行荊州事侍中孔道存行雍州事上庸太
守柳世隆乘虛襲襄陽不克世隆元景之弟子也 散騎侍郎
明僧暲起兵攻沈文秀以應建康元午以僧暲為青州刺史平
原樂安二郡太守王玄默濠琅邪清河廣川二郡太守王玄邈
據盤陽城高陽勃海二郡太守劉乘民據臨濟城並起兵以應
建康玄邈玄謨之從弟與良彌之從子也沈文秀遣軍主解
彥士攻北海拔之殺劉彌之乘民從弟伯宗合帥鄉黨復取北
海因引兵向青州所治東陽城文秀拒之伯宗戰死僧暲玄默
玄邈乘民合兵攻東陽城每戰輒為文秀所破離而復合如此
者十餘卒不能克 杜叔寶謂臺軍住歷陽不能遠進及劉劭
等至上下震恐劉順等始行唯齋一月糧既與劭久相持糧盡
叔寶發車千五百乘載米餉順自將五千精兵送之呂安國聞
之言於劉劭曰劉順精甲八千而我衆不能居坐相持既久疆
弱勢殊更復推遷則無以自立所賴者彼糧行竭我食有餘耳
若使叔寶米至非唯難可復圖我亦不能持久今唯有間道襲
其米車出彼不意若能制之將一戰走矣劭以為然以疲弱守
營簡精兵千人配安國及龍驤將軍黃回使從間道出順後於
橫塘抄之安國始行齋二日熟食食盡叔寶不至將士欲還安
國曰卿等旦已一食今晚米車不容不至若其不至夜去不晚
叔寶果至以米車為函箱陳叔寶於外為遊軍幢士楊仲懷將
五百人居前安國回等擊斬之及其士卒皆盡叔寶至回欲乘
勝擊之安國曰彼將自走不假復擊退三十里止宿夜遣騎

侯叔寶果棄米車走安國復往燒米車驅牛二千餘頭而還
五月丁亥朔夜劉順衆潰順奔淮西就常珍奇於是劉劭鼓行
進向壽陽叔寶斂居民及散卒嬰城自守劭與諸軍分營城外
山陽王休祐與房琰書為陳利害上又遣御史王道隆齎詔宥
琰罪劭與琰書并以琰兄瑋子邀書與之琰與叔寶等皆有降
意而衆心不壹復嬰城固守七月陽西山蠻田益之起兵應建康
詔以益之為輔國將軍督弋陽四小事壬辰以輔國將軍沈攸
之為雍州刺史丁未以尚書左僕射王景文為中軍將軍庚戌
以寧朔將軍劉乘民為冀州刺史張永蕭道成等與薛索兒
戰大破之索兒退保石梁食盡而奔向樂平為申令孫子孝
叔所斬薛安都子道智走向合肥詎裴季降傅靈越走至淮西
武衛將軍宣沛郡王廣之生獲之送詣劭劭詰其叛逆靈越曰九
州唱義一獨在我薛公不能專任智勇委付子姪此其所以敗
也人生歸於一死實無百求活劭送詣建康上欲赦之靈越辭
終不改乃殺之 鄧琬以劉胡與沈攸之等相持久不決乃加
袁顥督征討諸軍事六月甲戌顥帥樓船千艘戰士二萬來入
鵠尾顥本無將略性又怯撓在軍中未嘗戎服語不及戰陳唯
賦詩談義而已不復撫接諸將劉胡每論事顥對其無益以此大
失人情胡常切齒恚恨胡以南運米未至軍士匱乏就詣借襄
陽之資顥不許曰都下兩宅未成方應經理又信往來之言云
建康米貴斗至數百以為將不攻自潰擁甲以待之 田益之
帥蠻衆萬餘人圍義陽鄧琬使司州刺史龐孟蚪帥精兵五千
救之益之不戰潰去 安成太守劉襲始安內史王識之建安
內史趙道生並舉郡來降襲道憐之孫也蕭道成世子曠為南
康贛令鄧琬遣使收繫之門客蘭陵相康擔曠妻裴氏及其子
長懋子良逃於山中與曠族人蕭欣祖等結客得百餘人攻郡

破獄出隕南康相沈肅之帥將吏追隕與戰擒之隕自號寧
朔將軍據郡起兵與劉襲等相應琬以中護軍躬尋為豫章太
守督上流五郡以防襲等 衡陽內史王應之起兵應建康襲
擊襄州行事何慧文於長沙應之與慧文捨軍身戰斫慧文八
創慧文斫應之斷足殺之 始與人劉嗣祖等據郡起兵應建
康廣州刺史袁曇遠遣兵將李萬周等討之嗣祖誑萬周云尋
陽已平萬周遂襲番禺擒曇遠斬之上以萬周行廣州事 諸
軍與袁顓相拒於濃湖久未決龍驤將軍張興世建議曰賊據
上流兵彊地勝我雖持之有餘而制之不足若以奇兵數千潛
出其上因險而壁見利而動使其首尾周遑進退疑阻中流既
梗糧運自艱此制賊之奇也錢溪江岸最狹去大軍不遠下臨
洄洑船下必來泊岸又有橫浦可以藏船千人守險萬人不能
過衝要之地莫出於此沈攸之吳喜並贊其策會龐孟虬引兵

來助殷琰劉劭遣使求援甚急建安王休仁欲遣興世救之沈
攸之曰孟虬蟻聚必無能為遣別將為步數千足以相制興世
之行是安危大機必不可輟乃遣段佛等將兵救劭而選戰士
二千輕舸二百配興世與世帥其眾泝流稍上尋復退歸如是
者累日劉胡聞之笑曰我尚不敢越彼下取揚州張興世何物
人欲輕據我上不為之備一夕四更值便風興世舉帆直前度
湖白過鵲尾胡既覺乃遣其將胡靈秀將兵於東岸翼之而進
戊戌夕興世宿景洪浦靈秀亦留興世潛遣其將黃道標帥七
十舸徑趣錢溪立營寨己亥興世引兵進據之靈秀不能禁庚
子劉胡自將水步二十六軍來攻錢溪將士欲迎擊之興世禁
之曰賊來尚遠氣盛而矢驟驟既易盡滅亦易衰不如待之令
將士治城如故俄而胡來轉近船入洄洑興世命壽寂之任農
夫帥壯士數百擊之眾軍相繼並進胡敗走斬首數百胡收兵

而下時與世城寨未固建安王休仁慮袁顓并力更攻錢溪欲分其勢辛丑命沈攸之吳喜等以皮艦進攻濃湖斬獲千數是日劉胡帥步卒二萬鐵馬一千欲更攻與世未至錢溪數十里袁顓以濃湖之急遽追之錢溪城由此得立胡遣人傳唱錢溪已平衆並懼沈攸之曰不然若錢溪實敗萬人中應有一人逃亡得還者必是彼戰失利唱空聲以惑衆耳勒軍中不得妄動錢溪捷報尋至攸之以錢溪所送胡軍耳鼻示濃湖袁顓駭懼攸之日暮引歸 龍驤將軍劉道符攻山陽程天祚請降 龐孟虬進至弋陽劉劭遣呂安國等迎擊於蓼潭大破之孟虬走向義陽王玄謨之子曇善起兵據義陽以應建康孟虬走死蠻中 劉胡遣輔國將軍薛道標襲合肥殺汝陰太守裴季劉劭遣輔國將軍垣閔鑿之閔閔之弟道標安都之子也 淮西人鄭叔舉起兵擊常珍奇以應鄭黑辛亥以叔舉爲北豫州刺史

八月皇甫道烈等聞龐孟虬敗並開門出降 張興世既據

錢溪濃湖軍乏食鄧琬大送資糧畏興世不敢進劉胡帥輕舸四百由鵲頭內路欲攻錢溪旣而謂長史王念叔曰吾少習步戰未閑水關若步戰恒在數萬人中水戰在一舸之上舸舸各進不復相關正在三十人中此非萬全之計吾不爲也乃託瘡疾住鵲頭不進遣龍驤將軍陳慶將三百舸向錢溪戒慶不須戰張興世吾之所悉自當走耳陳慶至錢溪軍於梅根胡遣別將王起將百舸攻興世興世擊起大破之胡帥其餘舸馳還謂顓曰興世營寨已立不可猝攻昨日小戰未足爲損陳慶已與南陵大雷諸軍共遏其上大軍在此鵲頭諸將又斷其下流已墮圍中不足復慮顓怒胡不戰謂曰糧運艱塞當如此何胡曰彼尚得泝流越我而上此運何以不得泝流越彼而下邪乃遣安北府司馬沈仲玉將千人步趣南陵迎糧仲玉至南陵載米

三十萬斛錢布數十舫膠榜為城規欲突過行至曹口不敢進
遣聞信報明令遣重軍援接張興北遣壽寂之任農夫等將三
千人至曹口擊之仲玉走還顓營悉虜其資實胡眾駭懼胡將
張喜來降頊東中兵參軍劉亮進兵逼胡營胡不能制表顓懼
曰賊入人肝脾裏何由得活胡陰謀遁去己卯詎顓云欲更帥
步騎二萬上取鎮溪兼下大雷餘運令顓悉選馬配之其日胡
委顓去徑趣梅根允令薛弼寶辦船悉發南陵諸軍燒大雷諸
城而走至夜顓方知之大怒罵曰今年為小子所誤呼取常所
乘善馬飛為謂其眾曰我當自出追之因亦走庚辰建安王伏
仁勒兵入顓營納降卒十萬遣沈攸之等追顓顓走至鵠頭與
戍主薛伯珍并所領數千人偕去欲向尋陽夜止山間殺馬以
勞將士顓謂伯珍曰我非不能死且欲一至尋陽謝罪主上然
後自刎耳因慄然北江右索節無復應者及旦伯珍請弄人言
事遂斬顓首詣錢溪馬軍主襄陽俞湛之湛之因斬伯珍并送
首以為己一劉胡帥二萬人向尋陽詎晉安王子勛云表顓已
降軍皆散詎已帥所領獨返宜速處分為一戰之資言停豫淦
城誓死不貳乃於江外夜趣汙口鄧琬聞胡去憂惶言計呼中
書舍人褚靈嗣等謀之並不知所出張悅詐稱疾呼言計事令
左右伏甲帳後戒之若聞索酒便出琬既至悅曰卿言唱此謀
今事已急計將安出琬曰正當斬晉安王封府庫以謝罪耳悅
曰今日寧可賣殿下求活邪因呼酒子詢提刀出斬琬中書舍
人潘欣之聞琬死勒兵而至悅使人語之曰鄧琬謀反今已梟
戮欣之乃還取琬子並殺之悅因置銅齋琬首馳下詣建安王
休仁降尋陽亂蔡那之子遺淵在尋陽被繫作部脫鎖入城執
子勛囚之沈攸之等諸軍至尋陽斬晉安王子勛傳首建康時
年十一初鄧琬遣臨川內史張淹自鄱陽鑿道入三吳軍于上

饒聞劉胡敗軍副鄒陽太守貴畢斬淹以降淹暢之子也廢帝
之世衣冠懼禍咸欲遠出至是流離外難百不一存衆乃服蔡
興宗之先見九月壬辰以山陽王休祐爲荊州刺史癸巳解嚴
大赦庚子司徒休仁至尋陽遣吳喜張興世向荊州沈懷明向
郢州劉亮之期將軍南陽張敬兒向雍州孫超之向湘州沈
思仁之農夫向豫章平定餘寇劉胡逃至石城補得斬之郢州
行事張沈之爲沙門潛走追獲殺之荊州行事劉道憲聞濃
湖平散兵遣之歸罪荊州治中宗景等勒兵入城之道憲執臨
海王子瑱以降孔道存知尋陽已平遣使請降尋陽之出隆劉
亮當至衆悉逃潰道存及三子皆自殺上以何慧之兼將吏
使吳喜宣旨赦之慧文曰既陷逆節手害忠義何面見天下之
士遂自殺安陸王子綏臨海王子瑒邵陵王子元並賜死劉順
及餘黨在荊州者皆伏誅詔追贈諸死節之臣及之實有功者

各有差 上既詔尋陽王子勛等之 相諸子猶之平日司徒

休仁還自尋陽言於之曰松滋侯兄弟尚在之將承非社稷計宜

早爲之之冬十月乙卯松滋侯子房亦之王子仁始安三子真

淮南王子孟南平王子之廬陵王子與子趨子期東平王子嗣

子悅並賜死及鎮北諮議參軍路休之司徒從事中郎路茂之

兖州刺史劉正中書舍人嚴龍皆坐誅世祖二十八子於此盡

矣 劉劭圍壽陽垣闕攻合肥俱未下劭患之召諸將會議馬

隊主王廣之曰得之軍所乘馬判之平合肥幢主皇甫肅怒曰

廣之敢奪節下馬可斬劭笑曰觀其意必能立功即推鞞下馬

與之廣之往攻合肥三日克之薛道標突圍奔淮西歸常珍奇

劭擢廣之爲軍主廣之謂肅曰節下若從卿言何以平賊卿不

賞才乃至於此肅有學術劭卒更依廣之廣之薦於齊世祖

爲東海太守 徐州刺史薛安都等遣使之降之事見明冬

十二月劉劭圍壽陽自首春至于末冬內攻外禦戰無不捷以寬厚得將士心尋陽既平上使中書爲詔諭殷琰蔡興宗曰天下既定是琰思過之日陛下宜賜手詔勸行以相慰引今直中書爲詔彼必疑謂非真非所以速清方難也不從琰得詔謂劉劭詐爲之不敢降杜叔寶閉絕尋陽賊門有傳者即殺之守備益固凡有降者上輒誅壽陽城下復與城中人語由是衆情離沮琰欲請降於魏主遣使詳說琰曰今日之舉本效忠節若社稷有奉便當歸身朝廷何可北面左衽乎且今魏軍近在淮次官軍未測吾之去就若遣使歸款必厚相慰納豈止免罪而已琰乃使詳出見劉劭詳說劭曰今城中士民知困而猶固守者畏將軍之誅皆欲自歸於魏願將軍緩而赦之則莫不相帥而至矣劭許諾使詳至城下呼城中人諭以勸意丙寅琰帥將佐面縛出降劭悉加慰撫不戮一人入城約勒將士士民

六百一

通鑑第二十二

二十三

陳書

賞財秋豪無所失壽陽人悅魏主至帥未將救壽陽聞琰已降乃掠義陽數千人而去久之琰在德山少府而卒

宋明帝北伐

宋明帝泰始二年晉安王子勛之敗於尋陽也徐州刺史薛安都益州刺史蕭惠開梁州刺史柳元怙兗州刺史畢衆敬豫章太守殷英汝南太守常珍奇並遣使乞降上以南方已平欲示威淮北冬十月乙亥命鎮軍將軍張永中領軍沈攸之將甲士五萬迎薛安都蔡興宗曰安都歸順此誠非虛正須單使尺書今以重兵迎之勢必疑懼或能招引北虜爲患方深若以叛臣罪重不可不誅則羸之所有亦已多矣況安都外據大鎮密邇邊陲地險兵彊攻圍難克考之國計尤宜馴養如其外叛將爲朝廷肝食之憂上不從謂征北司馬行南徐州事蕭道成曰吾今因此北討卿意以爲何如對曰安都狡猾有日餘今以兵逼之

恐非國之利上曰諸軍猛銳何往不克卿勿多言安都聞大兵
北上懼遣使乞降於魏常珍奇亦以懸瓠降魏皆請兵自救
薛安都以其子為質於魏魏遣鎮東大將軍代人尉元鎮東將
軍魏郡孔伯恭等帥騎一萬出東道救彭城鎮西大將軍西河
公石都督荆豫南雍州諸軍事張窮奇出西道救懸瓠以安都
為都督徐亮等五州諸軍事鎮南大將軍徐州刺史河東公常
珍奇為平南將軍豫州刺史河內公兗州刺史申纂詐降於魏
尉元受之而陰為之備魏師至無備纂閉門拒守薛安都之乃
魏兵也畢之敬不與之同遣使來請降上以衆敬為兗州刺史
衆敬子元賓在建康先坐它罪誅衆敬聞之怒拔刀斫柱曰吾
皓首唯一子不能入安用獨生十一月壬子魏師至瑛丘衆敬
請降於魏尉元遣部將先據其城衆敬悔恨數日不食元長驅
而進十二月己未軍于柘西河公石至一蔡常珍奇帥文武出

迎石欲頓軍汝北未即入城中書博士鄭羲曰今珍奇雖來意
未一量不知且入其城奪其管籥據有府庫制其腹心策之全
者止石遂策馬入城因置酒嬉戲羲曰觀珍奇之色甚不平不
可不為之備乃嚴兵設備其夕珍奇使人燒府屋欲為變以石
有備而止羲豁之曾孫也淮西七郡民多不願屬魏遣營南齊
魏遣建安王陸敵宣慰新附民有陷軍為奴婢者赦悉免之新
民乃悅是歲張永沈攸之進兵逼彭城軍于下磔分遣羽林
監王穆之將立五千守輜重武原魏尉元至彭城薛安都出
迎元遣李璠直入城收其管籥別遣孔伯恭以精甲二
千安撫內外然後入其夜張永攻南門不克而退元不禮於薛
安都安都悔降復謀殺魏元知之不果發安都重賂元等委罪
於女壻裴祖隆而殺之元使李燦與安都守彭城自將兵擊張
永絕其糧道又破王穆之於武原穆之帥餘衆就永元進攻之

三年春正月張永等棄城夜遁會天大雪泗水冰合永等棄船
步走士卒凍死者大半手足斷者什士八尉元邀其前薛安都
乘其後大破永等於呂梁之東死者以萬數枕尸六十餘里委
棄軍資器械不可勝計永足指亦墮與沈攸之僅以身免梁南
秦二州刺史坦恭祖等為魏所虜上聞之召蔡興宗以敗書示
之曰我愧卿甚永降號左將軍攸之免官以貞陽公領職還屯
淮陰由是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 裴子野論曰昔齊
相矜於葵丘而九國叛曹公不禮張松而天下分一失豪釐其
差遠矣太宗之初威令所被不滿百里卒有離心士無固色而
能開誠心布款實莫不感恩服德致命效死故西摧北蕩寓內
蹇開既而六軍獻捷方隅束手天子欲賈其餘威師出無名長
淮以北倏忽為戎惜乎若以嚮之虛懷不驕不伐則三叛奚為
而起哉高祖蠶虱生介冑經啓疆場後之子孫日蹙百里播獲

堂太上衛名豈云易哉

魏尉元以彭城兵萊之後公私困竭請發冀

相濟充四州粟取張永所棄船九百艘沿清運載以賑新民魏
朝從 沈文秀崔道固為上人所攻遣使乞降於魏且請兵自救 二

月魏西河公石自懸瓠引兵攻汝陰太守張超不克退屯陳項議還長社
待秋擊之鄭羲曰張超蟻聚窮命糧食已盡不降當走可翹足
而待也今棄之遠去超脩城浚隍積薪儲穀更來恐難圖矣石
不從遂還長社 初尋陽既平帝遣沈文秀弟文炳以詔書諭
文秀又遣輔國將軍劉懷珍將馬步三千人與文炳偕行未至
值張永等敗退懷珍還鎮山陽文秀攻青州刺史明僧暲帝使
懷珍帥龍驤將軍王廣之將五百騎步卒二千人浮海救之至
東海僧暲已退保萊懷珍進據朐城衆心兇懼欲且保郁洲
懷珍曰文秀欲以青州歸索虜計齊之士民安肯甘心左衽邪
今揚兵直前宣布威德諸城可飛書而下柰何守此不進自為

沮撓平遂進至黔陬文秀所署高密平昌二郡太守棄城走懷
珍送致文炳達朝廷意文秀猶不降百姓聞懷珍至皆喜文秀
所署長廣太守劉桃根將數千人戍不其城懷珍軍於泮水衆
謂且宜堅壁伺隙懷珍曰今衆少糧竭懸軍深入正當以精兵
速進掩其不備耳乃遣王廣之將百騎襲不其城拔之文秀聞
諸城皆敗乃遣使請降帝復以爲青州刺史崔道固亦請降復
以爲冀州刺史懷珍乃還 沈攸之之自彭城還也留長水校
尉王玄載守下邳積射將軍沈韶守宿豫睢陵淮陽皆留兵戍
之玄載玄謨之從將也時東平太守申纂守無鹽幽州刺史劉
休賓守梁鄒并州刺史清河房崇吉守分城輔國將軍清河張
謹守團城又兗州刺史王整蘭陵太守相忻肥城糜溝垣苗等
戍皆不附於魏休賓棄民之兄子也魏遣平東將軍長孫陵等
將兵赴青州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將騎五萬爲之繼援白曜
燕太祖之玄孫也白曜至無鹽欲攻之將佐皆以爲攻具未備
不宜遽進左司馬范陽酈範曰今輕軍遠襲深入敵境豈宜淹
緩且申纂必謂我軍來速不暇攻圍將不爲備今若出其不意
可一鼓而克白曜曰司馬策是也乃引兵僞退申纂不復設備
白曜夜中部分三月甲寅旦攻城食時克之纂走追擒殺之白
曜欲盡以無鹽人爲軍賞酈範曰齊形勝之地宜遠爲經略今
王師始入其境人心未洽連城相望咸有拒守之志苟非以德
信懷之未易平也白曜曰善皆免之白曜將攻肥城酈範曰肥
城雖小攻之引日勝之不能益軍勢不勝足以剝軍威彼見無
鹽之破死傷塗地不敢不懼若飛書告諭縱使不降亦當逃散
白曜從之肥城果潰獲粟三十萬斛白曜謂範曰此行得卿三齊
不足定也遂取垣苗糜溝二戍旬中連拔四城威震齊土
房崇吉守分城勝兵者不過七百人慕容白曜築長圍以攻之

自二月至于夏四月乃克之白曜忿其不降欲盡阬城中人參
軍事昌黎韓麒麟諫曰今勅敵在前而阬其民自此以東諸城
人自為守不可克也師老糧盡外寇乘之此危道也白曜乃慰
撫其民各使復業崇吉脫身走崔道固閉門拒魏沈文秀遣使
迎降於魏請兵援接白曜欲遣兵赴之酈範曰文秀室家墳墓
皆在江南擁兵數萬城固甲堅彊則拒戰屈則遁去我師未逼
其城無朝夕之急何所畏忌而遽求援軍且觀其使者視下而
色愧語煩而志怯此必挾詐以誘我不可從也不若先取歷城
克盤陽下梁鄒平樂陵然後案兵徐進不患其不服也白曜曰
崔道固等兵力單弱不敢出戰吾通行無礙直抵東陽彼自知
必亡故望風求服夫又何疑範曰歷城兵多糧足非朝夕可拔
文秀坐據東陽為諸城根本今多遣兵則無以攻歷城少遣兵
則不足以制東陽若進為文秀所拒退為諸城所邀腹背受敵

通鑑卷二十一

二十一

六十一

必無全理願更審計無墮賊部中白曜乃止文秀果不降魏尉
元上表稱彭城賊之要藩不有重兵積粟則不可固守若資備
既廣雖劉彧師徒悉起不敢窺淮北之地又言若賊回彭城必
由清泗過宿豫歷下邳趨青州亦由下邳沂水經東安此數者
皆為賊用師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豫鎮淮陽成東安則青
冀諸鎮可不攻而克若四城不服青冀雖拔百姓狼顧猶懷僥
倖之心臣愚以為宜釋青冀之師先定東南之地斷劉彧北顧
之意絕愚民南望之心夏亦雖威無津途可由冬路雖通無高
城可固如此則淮北自舉晉勞未逸兵貴神速久則生變若天
雨既降彼或因水通運糧軍眾相為進取恐近淮之民翻然改
圖青冀二州猝未可拔也

五月沈攸之自送運米至下

邳魏人遣清泗閒人詐攸之云薛安都欲降求軍迎接軍副吳
喜請遣千人赴之攸之不許既而來者益多喜固請不已攸之

乃集來者告之曰君諸人既有誠心若能與薛徐州子弟俱來者皆即假君以本鄉縣唯意所欲如其不爾無為空勞往還自是一去不返收之使軍主彭城陳顯達將千人助戍下邳而還薛安都子伯令亡命梁雍之間聚黨數千人攻陷郡縣秋七月雍州刺史巴陵王休若遣南陽太守張敬兒等擊斬之

上復遣中領軍沈攸之等擊彭城攸之以為清泗方涸糧運不繼固執以為不可使者七返上怒彊遣之八月壬寅以攸之行南兖州刺史將兵北出使行徐州事蕭道成將千人鎮淮陰魏之入彭城也垣崇祖將部曲犇朐山據之遣使來降蕭道成以為朐山戍主朐山濱海孤絕人情未安崇祖浮舟水側欲有急則逃入海魏東徐州刺史成固公戍圉城崇祖部將有罪亡降魏成固公遣步騎二萬襲朐山去城二十里崇祖方出送客城中人驚懼皆下船欲去崇祖還謂腹心曰虜非有宿謀承叛者

之言而來耳易誑也今得百餘人還事必濟矣但人情一駭不可斂集卿等可亟去此二里外大呼而來云艾塘義人已得破虜須戍軍速往相助逐之舟中人果喜爭上岸崇祖引八據城遣羸弱入島持兩炬火登山鼓譟魏參騎以為軍備甚盛乃退上以崇祖為北琅邪蘭陵二郡太守垣榮祖亦自彭城犇朐山以奉使不效畏罪不敢出往依蕭道成於淮陰魏尉元遣孔伯恭帥步騎一萬拒沈攸之又以攸之前敗所喪士卒瘞墮膝行者悉還攸之以沮其氣上尋悔遣攸之等復召使還攸之至焦墟去下邳五十餘里陳顯達引兵迎攸之至睢清口伯恭擊破之攸之引兵退伯恭追擊之攸之大敗龍驤將軍姜彥之等戰沒攸之創重入保顯達營丁酉夜眾潰攸之輕騎南走委棄軍資器械以萬計還屯淮陰尉元以書諭徐州刺史王玄載玄載棄下邳走魏以隴西辛紹先為下邳太守紹先不尚苛察務

舉大綱教民治生禦寇而已由是下邳安之孔伯恭進攻宿豫宿豫戍將魯僧遵亦棄城走魏將孔太恒等將千騎南攻淮陽淮陽太守崔武仲焚城走慕容白曜進屯瑕丘崔道固之未降也綏邊將軍房法壽為王玄邈司馬屢破道固軍歷城人畏之及道固降皆罷兵道固畏法壽扇動百姓迫遣法壽使還建康會從弟崇吉自升城來以母妻為魏所獲謀於法壽法壽雅不欲南行怨道固迫之時道固遣兼治中房靈賓督清河廣川二郡事戍磐陽法壽乃與崇吉謀襲磐陽據之降於慕容白曜以贖崇吉母妻道固遣兵攻之白曜自瑕丘遣將軍長孫觀救磐陽道固兵退白曜表冠軍將軍韓麒麟與法壽對為冀州刺史以法壽從弟靈民思順靈悅伯憐伯玉叔玉思安幼安等八人皆為郡守白曜自瑕丘引兵攻崔道固於歷城遣平東將軍長孫陵等攻沈文秀於東陽道固拒守不降白曜築長圍守之陵

等至東陽文秀請降陵等入其西郭縱士卒暴掠文秀悔怒閉城拒守擊陵等破之陵等退屯清西屢進攻城不克 冬十一月乙卯分徐州置東徐州以輔國將軍張謐為刺史十二月庚戌以幽州刺史劉休賓為兗州刺史休賓之妻崔邪利之女也生子文曄與邪利皆沒於魏慕容白曜將其妻子至梁鄒城下示之休賓密遣主簿尹文達至歷城見白曜且視其妻子休賓欲降而兄子聞慰不可白曜使人至城下呼曰劉休賓數遣人來見僕射約降何故違期不至由是城中皆知之共禁制休賓不得降魏兵圍之 魏西河公石復攻汝陰汝陰有備無功而還常珍奇雖降於魏實懷貳心劉劭復以書招之會西河公石攻汝陰珍奇乘虛燒劫懸瓠驅掠上蔡安成平輿三縣民屯於灌水四年春正月魏汝陽司馬趙懷仁帥眾寇武津豫州刺史劉劭遣龍驤將軍申元德擊破之又斬魏于都公闕于拔於汝陽臺

東獲運車千三百乘魏復寇義陽勅使司徒參軍孫臺確擊破之淮西民賈元友上書陳伐魏取陳蔡之策上以其書示劉劭勸上言元友稱虜主幼弱內外多難天亡有期臣以為虜自去冬蹈藉王土磐據數郡百姓殘亡今春以來連城圍逼國家未能復境何暇滅虜元友所陳率多夸誕狂謀皆非事實言之甚易行之甚難臣竊尋元嘉以來儉荒遠人多干國議負擔歸闕皆勸討虜從來信納皆貽後悔境上之人唯視疆弱王師至彼必壺漿候塗裁見退軍便抄截蜂起此前後所見明驗非一也上乃止 魏尉元遣使說東徐州刺史張謏以團城降魏魏以中書侍郎高閭與謏對為東徐州刺史李璨與畢眾敬對為東兗州刺史元又說兗州刺史王整蘭陵太守栢忻整忻皆降於魏魏以元為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徐南北兗三州諸軍事徐州刺史鎮彭城召薛安都畢眾敬入朝至平城魏以上客待之

羣從皆封侯賜第宅資給甚厚 慕容白曜圍歷城經年二月庚寅拔其東郭癸巳崔道固固縛出降白曜遣道固之子喜業與劉文暉同至梁鄒劉休賓亦出降白曜送道固休賓及其僚屬於平城 辛丑以前龍驤將軍常珍奇為都督司北豫二州諸軍事司州刺史魏西河公石攻之珍奇單騎奔壽陽 三月魏慕容白曜進圍東陽上以崔道固兄子僧祐為輔國將軍將兵數千從海道救歷城至不其聞歷城已沒遂降於魏 夏四月劉劭敗魏兵於許昌 秋七月上以沈文秀之弟

征北中兵參軍文靜為輔國將軍統高密等五郡軍事自海道救東陽至不其城為魏所斷因保城自固魏人攻之不克辛卯分青州置東青州以文靜為刺史 冬十月發諸州兵北

伐十二月魏人拔不其城殺沈文靜入東陽西郭

五年沈文秀守東陽魏人圍之二年外無救援士卒晝夜拒戰

申胄生蠆蟲無離叛之志春正月乙丑魏人拔東陽文秀解戎服正衣冠取所持節坐齋內魏兵交至問沈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魏人執之去其衣縛送慕容白曜使之拜文秀曰各兩國大臣何拜之有白曜還其衣為之設饌鎖送平城魏士數其罪而宥之待為下客給惡衣疏食既而重其不屈稍嘉禮之拜外都下大夫於是青冀之地盡入於魏矣 二月己卯魏以慕容白曜為都督青齊東徐三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進爵濟南王白曜撫御有方東人安之魏自天安以來比歲旱饑重以青徐用兵山東之民疲於賦役顯祖命因民貧富為三等輸租之法等為三品上三品輸平城中輸它州下輸本州又魏舊制常賦之外有雜調十五至是悉罷之由是民稍贍給 夏五月魏徙青齊民於平城置升城歷城民望於桑乾立平齊郡以居之自餘悉為奴婢分賜百官魏沙門統曇曜奏平齊戶及諸民有能歲輸穀六十斛入僧曹者即為僧祇戶粟為僧祇粟遇凶歲賑給饑民又請民犯重罪及官奴以為佛圖戶以供諸寺掃洒魏主並許之於是僧祇戶粟及寺戶編於州鎮矣

蕭道成篡宋

宋明帝泰始三年秋八月以征北司馬行南徐州事蕭道成鎮淮陰道成收養豪俊賓客始盛垣崇祖奔朐山道成以為成主垣崇祖亦奔朐山往依道成於淮陰劉僧副避魏居海島道成亦召而撫之四年秋七月庚申以蕭道成為南兖州刺史 先是中書侍郎舍人皆以名流為之太祖始用寒士秋當世祖猶雜選士庶巢尚之戴法興皆用事及上即位盡用左右細人游擊將軍阮佃夫中書通事舍人王道隆負外散騎侍郎楊運長等並參預政事權亞人主巢戴所不及也佃夫尤恣橫人有順逆禍福立至

大納貨賂所餉減二百匹絹則不報書園宅飲饌過於諸王妓
樂服飾宮掖不如也朝士貴賤莫不自結僕隸皆不次除官捉
車人至虎賁中郎將馬士至具外郎

六年南兖州刺史蕭道成在軍中久民間或言道成有異相當
為天子上疑之出為黃門侍郎越騎校尉道成懼不欲內遷而
無計得留冠軍參軍廣陵荀伯玉勸道成遣數十騎入魏境安
置標榜魏輿遣遊騎數百復行境上道成以聞上使道成復本
任秋九月命道成遷鎮淮陰

七年 初上為諸王寬和有令書獨為世祖所親即位之初義
嘉之黨多蒙入省隨才引用有如舊臣及晚年更猜忌忍虐好
鬼神多忌諱言語文書有禍敗凶喪及疑似之言應回避者數
百千品有犯必加罪戮敗驕字為馭以其似禍字故也左右忤
意往往有劓斮之時淮泗用兵府藏空竭內外百官並斷俸祿

通鑑卷第二

三十二

六百揚昌

而上奢費過度所造器用必為正御副御次副各三十枚壁
倖用事貨賂公行上素無子盜取諸王姬有孕者內宮中生男
則殺其母使寵姬子之至是寢疾以太子幼弱深忌諸弟南徐
州刺史晉平刺王休祐前鎮江陵貪虐無度上不使之鎮留之
建康遣上佐行府州事休祐性剛很前後忤上非一上積不能
平且慮將來難制欲方便除之春二月甲寅休祐從上於巖山
射雉左右從者並在仗後日欲聞上遣左右壽寂之等數人逼
休祐令墜馬因共毆拉殺之傳呼驃騎落馬上陽驚遣御醫絡
驛就視比其左右至休祐已絕去車輪輿還第追贈司空葬之
如禮建康民間訛言荊州刺史巴陵王休若有至貴之相上以
此言報之休若憂懼戊午以休若代休祐為南徐州刺史休若
腹心將佐皆謂休若還朝必不免禍中兵參軍京兆王敬先說
休若曰今主上彌留政成省閣羣臣恟恟欲悉去宗支以便其

私殿下聲著海內受詔入朝必往而不返荆州帶甲十餘萬
地方數千里上可以斥天子除姦臣下可以保境土全一身孰
與賜劔邸第使臣妾飲泣而不敢葬乎休若素謹畏爲許之
敬先出使人執之以白於上而誅之 晉平刺王既死建安王
休仁益不自安上與嬖臣楊暉長等爲身後之計運長等亦慮
上晏駕後休仁秉政已輩不得專權彌贊成之上疾嘗暴甚內
外莫不屬意於休仁主書以下皆住東府訪休仁所親信豫自
結納其或在直不得出者皆恐懼上聞愈惡之五月戊午召休
仁入見既而謂曰今夕停尚書下省宿明可早來其夜遣人齎
藥賜死休仁罵曰上得天下誰之力邪孝武以誅鉏兄弟子孫
滅絕今復爲爾宋祚其得久乎上慮有變力疾乘輿出端門休
仁死乃入下詔稱休仁規結禁兵謀爲亂逆朕未忍明法申詔
詰厲休仁慙恩懼罪遽自引決可宥其二子降爲始安縣王聽
其子伯龍襲封上慮人情不悅乃與諸大臣及方鎮詔稱休仁
與休祐深相親結語休祐云汝但作佞此法自足安身我從來
頗得此力休祐之隕本欲爲民除患而休仁從此日生嫉懼吾
每呼令入省便入辭楊太妃吾春中多與之射雉武陰雨不出
休仁輒語左右云我已復得今一日休仁既經南討與宿衛將
帥經習狎共事吾前者積日失適休仁出入殿省無不和顏厚
相撫勞如其意趣人莫能測事不獲已反覆思惟不得不有近
日處分恐當不必即解故相報知上與休仁素厚雖殺之每謂
人曰我與建安年時相鄰少便款狎景和泰始之間勲誠實重
事計交切不得不相除痛念之至不能自已因流涕不自勝初
上在藩與褚淵以風素相善及即位深相委仗上寢疾淵爲吳
郡太守急召之既至入見上流涕曰吾近危篤故召卿欲使著
黃襪耳黃襪者乳母服也上與淵謀誅建安王休仁淵以爲不

可上怒曰卿癡人不足與計事淵懼而從命復以淵為吏部尚書庚午以尚書右僕射袁粲為尚書令褚淵為左僕射 丙戌追廢晉平王休祐為庶人 巴陵王休若至京口聞建安王死益懼上以休若和厚能諧緝物情恐將來傾奪幼主欲遣使殺之慮不奉詔欲徵入朝又恐猜駭六月丁酉以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為南徐州刺史以休若為江州刺史手書殷勤召休若使赴七月七日宴 秋七月巴陵哀王休若至建康乙丑

賜死於第贈侍中司空復以桂陽王休範為江州刺史時上諸弟俱盡唯休範以人才凡劣不為上所忌故得全 沈約論曰聖人立法垂制所以必稱先王蓋由遺訓餘風足以貽之來世也太祖經國之義雖以隆家之道不足彭城王照不窺古徒見昆弟之義未識君臣之禮冀以家情行之國道主猜而猶犯恩薄而未悟致以呵訓之微行遂成滅親之大禍開端樹隙垂之

通鑑卷一百一十二

三十四

六十二

丁丑

後人大宗因易隙之情據已行之典翦落洪枝不待顧慮既而本根無庇幼主孤立神器以勢弱傾移靈命隨樂推回改斯蓋履霜有漸堅冰自至所由來遠矣 裴子野論曰夫噬虎之獸知愛己子搏狸之鳥非護巢穴太宗保字螟蛉剝拉同氣既迷在原之天屬未識父子之自然未德告終非天廢也夫危亡之君未嘗不先棄本枝嫗煦旁孽推誠嬖狎疾惡父兄前乘覆車後來并繼借使叔仲有國猶不失配天而它人入室將七廟絕祀曾是莫懷甘心掬落晉武背文明之託而覆中州者賈后太祖棄初寧之誓而登合殿者元凶禍福無門奚其豫擇友于兄弟不亦安乎 或譖蕭道成在淮陰有貳心於魏上封銀壺酒使吳喜自持賜道成道成懼欲逃喜以情告道成且先為之飲道成即飲之喜還朝保證道成或密以啓上上以喜多計數素得人情恐其不能事幼主乃召喜入內殿與共言譖其款既出

賜以名饌尋賜死 戊寅以淮陰為北兗州徵蕭道成入朝道成所親以朝廷方誅大臣勸勿就徵道成曰諸卿殊不見事主上自以太子稚弱翦除諸弟何預它人今唯應速發淹留顧望必將見疑且骨肉相殘自非靈長之祚禍難將興方與知等戮力耳既至拜散騎常侍太子左衛率

秦豫元年夏四月己亥上大漸以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為司空又以尚書右僕射褚淵為護軍將軍加中領軍劉劭右僕射詔淵劭與尚書令袁粲荊州刺史蔡興宗郢州刺史沈攸之並受顧命褚淵素與蕭道成善引薦於上詔又以道成為右衛將軍領衛尉與袁粲等共掌機事是夕上殂庚子太子即皇帝位大赦時蒼梧王方十歲袁粲褚淵秉政承太宗奢侈之後務弘節儉欲救其弊而阮佃夫王道隆等用事貨賂公行不能禁也

冬十一月中書通事舍人阮佃夫加給事中輔國將軍權任轉重欲用其所親吳郡張澹為武陵郡袁粲等皆不同佃夫稱敕施行粲等不敢執

蒼梧王元徽元年 桂陽王休範素凡訥少知解不為諸兄所齒遇物情亦不向之故太宗之末得免於禍以帝即位年在沖幼素族秉政近習用權休範自謂尊親莫二應入為宰輔既不如其志怨憤頗甚典籤新蔡許公與為之謀主令休範折節下士厚相資給於是遠近赴之歲中萬計收養勇士繕治器械朝廷知其有異志亦陰為之備會夏口關鎮朝廷以其地居尋陽上流欲使腹心居之二月乙亥以晉熙王燮為郢州刺史燮始四歲以黃門郎王奐為長史行府州事配以資力使鎮夏口復恐其過尋陽為休範所劫留使自太泚徑去休範聞之大怒密與許公與謀襲建康表治城湟多解材板而蓄之奐景文之兄子也二年夏五月壬午桂陽王休範反掠民船使軍隊稱力請受付

以材板合手裝治數日即辦丙戌休範帥衆二萬騎五百發尋陽晝夜取道以書與諸執政稱楊運長王道隆盡惑先帝使建安巴陵二王無罪被戮望執錄二賢以謝寃塊庚寅大雷戌主杜道欣馳下告變朝廷惶駭護軍褚淵征北將軍張永領軍劉劭僕射劉秉右衛將軍蕭道成游擊將軍戴明寶驍騎將軍阮佃夫右軍將軍王道隆中書舍人孫千齡負外郎楊運長集中書省計事莫有言者道成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至敗休範必遠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今應變之術不宜遠出若備師失律則大沮衆心宜頓新亭白下堅守宮城東府石頭以待賊至千里孤軍後無善積未戰不得自然瓦解我請頓新亭以當其鋒征北守白下領軍也宜陽門爲諸軍節度諸貴安坐殿中不須競出我白賊必矣因索筆書議衆並注同孫千齡陰與休範通謀獨曰宜依舊遣軍據梁山道成正色曰賊今已近

梁山豈可得至哉乎既是其術所欲以死報國耳常時乃可屈曲相從今不得也坐起道成頓謂劉劭曰領軍已同鄙議不可改易表祭聞難扶曳入殿即日內外戒嚴道成將前鋒兵出屯新亭張永屯白下前南兖州刺史沈懷明戍石頭表祭褚淵入衛殿省時倉猝不暇授甲關南北二武庫隨將士意所取蕭道成至新亭治城壘未畢辛卯休範前軍已至新林道成方解衣高卧以安衆心徐索白虎幡登西垣使寧朔將軍高道慶羽林監陳顯達負外郎王敬則帥舟師與休範戰頗有殺獲壬辰休範自新林捨舟步上其將丁文豪請休範直攻臺城休範遣文豪別將兵趣臺城自以大衆攻新城壘道成帥將士悉力拒戰自己至午外勢愈盛衆皆失色道成曰賊雖多而亂尋當破矣休範白服乘肩輿自登城南臨滄觀以數十人自衛屯騎校尉黃回與越騎校尉張敬兒謀詐降以取之回謂敬兒曰卿可取

之我誓不殺諸王敬兒以白道成道成曰卿能辦事當以本州相賞乃與回出城南放仗走大呼稱降休範喜召至輿側回陽致道成密意休範信之以二子德宣德嗣付道成爲質二子至道成即斬之休範致回敬兒於左右所親李恒鍾爽諫不聽時休範日飲醇酒回見休範無備目敬兒敬兒奪休範防身刀斬休範首左右皆散走敬兒馳馬持首歸新亭道成遣隊主陳靈寶送休範首還臺靈寶道逢休範兵棄首於水挺身得達唱云已平而無以爲驗衆莫之信休範將士亦不之知其將杜黑驃攻新亭甚急蕭道成在射堂司空主簿蕭惠朗帥敢死士數十人突入東門至射堂下道成上馬帥麾下搏戰惠朗乃退道成復得保城惠朗惠開之弟也其姊爲休範妃惠朗兄黃門郎惠明時爲道成軍副在城內了不自疑道成與黑驃拒戰自晡達旦矢石不息其夜大雨驟叫不復相聞將士積日不得寢食軍

通鑑卷之三十一

三十七

張明

中馬夜驚城內亂走道成乘獨正坐厲聲呵之如是者數四丁文豪破臺軍於阜茨橋惠至朱雀桁南杜黑驃亦捨新亭北趣朱雀桁右軍將軍王道隆將羽林精兵在朱雀門內急召都陽忠昭公劉劭於石頭劭至命徽桁以折南軍之勢道隆怒曰賊至但當急擊寧可開桁自弱邪劭不敢復言道隆趣劭進戰劭度桁南戰敗而死黑驃等乘勝度淮道隆棄衆走還臺黑驃兵追殺之黃門侍郎王蘊重傷踣於御溝之側或扶之以免蘊景文之兄子也於是中外大震道路皆云臺城已陷白下石頭之衆皆潰張永沈懷明逃還宮中傳新亭亦陷太后執帝手泣曰天下敗矣先是月犯右執法太白犯上將或勸劉劭解職劭曰吾執心行已無愧幽明若災眚必至避豈得免劭晚年頗慕高尚立園宅名爲東山遺落世務罷遣部曲蕭道成謂劭曰將軍受顧命輔幼主當此艱難之日而深尚從容廢省羽翼一朝事

至悔可追乎劬不從而敗甲午撫軍長史褚澄開東府門納南軍擁安成王準據東府稱桂陽王敎曰安成王吾子也勿得侵犯澄淵之弟也杜黑驪徑進至杜姥宅中書舍人孫千齡開承明門出降宮省忤擾時府藏已竭皇太后太妃剔取宮中金銀器物以充賞衆莫有鬪志俄而丁文豪之衆知休範已死稍欲退散文豪厲聲曰我獨不能定天下邪許公輿詐稱桂陽王在新亭士民惶惑詣蕭道成壘投刺者以千數道成得皆焚之登北城謂曰劉休範父子昨已就戮尸在南岡下身是蕭平南諸君諦視之名刺皆已焚勿憂懼也道成遣陳顯達張敬兒及輔師將軍任農夫馬軍主東平周盤龍等將兵自石頭濟淮從承明門入衛宮省表繁慷慨謂諸將曰今寇賊已逼而衆情離沮孤子受先帝付託不能綏靖國家請與諸君同死社稷被甲上馬將驅之於是陳顯達等引兵出戰大破杜黑驪於杜姥宅飛

通鑑卷一百一十

三十八

張勇

矢貫顯達目丙申張敬兒等又破黑驪等於宣陽門斬黑驪及丁文豪進克東府餘黨悉平蕭道成振旅還建康百姓緣道聚觀曰全國家者此公也道成與表繁褚淵劉秉皆上表引咎解職不許丁酉解嚴大赦

六月庚子以平南將軍蕭道成

為中領軍南兖州刺史留衛建康與表繁褚淵劉秉更日入直決事號為四貴 桂陽王休範之反也使道士陳公昭作天公書題云沈丞相付荊州刺史沈攸之門者攸之不開視推得公昭送之朝廷及休範反攸之謂僚佐曰桂陽必聲言我與之同若不顛沛勤王必增朝野之惑乃與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郢州刺史晉熙王燹湘州刺史王僧虔雍州刺史張興世同舉兵討休範休範留中兵參軍毛惠連等守尋陽燹遣中兵參軍馮景祖襲之癸卯惠連等開門請降殺休範二子諸鎮皆罷兵三年冬十二月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孝友清令服用儉素

又好文學禮接士大夫由是有美譽太宗特愛之異其禮秩時太祖諸子俱盡諸孫唯景素為長帝凶狂失德朝野皆屬意於景素帝外家陳氏深惡之楊運長阮佃夫等欲專權勢不利立長君亦欲除之其腹心將佐多勸景素舉兵鎮軍參軍濟陽江淹獨諫之景素不悅是歲防閤將軍王季符得罪於景素單騎亡犇建康告景素謀反運長等即欲發兵討之素榮蕭道成以為不可景素亦遣世子延齡詣闕自陳乃徙季符於梁州奪景素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四年夏六月乙亥加蕭道成尚書左僕射楊運長阮佃夫等忌見平王景素益甚景素乃與錄事參軍陳郡殷瀾中兵參軍略陽垣慶延參軍沈顛左暄等謀為自全之計遣人往來建康要結才力之士冠軍將軍黃回游擊將軍高道慶輔國將軍曹欣之前軍將軍犇道清長水校尉郭蘭之羽林監垣祗祖皆陰

通鑑第二下

三十一 六元

卷九

與通謀武人不得志者無不歸之時帝好獨出遊走郊野欣之謀據石頭城伺帝出作亂道清蘭之欲說蕭道成因而夜出執帝迎景素道成不從者即圖之景素每禁使緩之楊阮徵聞其事遣僮人周天賜偽投景素勸令舉兵景素知之斬天賜首送臺秋七月祗祖帥數百人自建康犇京口云京師已潰亂勸令速入景素信之戊子據京口起兵士民赴之者以千數楊阮聞祗祖叛走即命纂嚴己丑遣驍騎將軍任農夫領軍將軍黃回左軍將軍蘭陵季安民將步軍右軍將軍張保將水軍以討之辛卯又命南豫州刺史段佛榮為都統蕭道成知黃回有異志故使安民佛榮與之偕行回私戒其士卒道逢京口兵勿得戰道成屯玄武湖冠軍將軍蕭贍鎮東府始安王伯融都鄉侯伯猷皆建安王休仁之子也楊阮忌其年長悉稱詔賜死景素欲斷竹里以拒臺軍垣慶延垣祗祖沈顛皆曰今天時早熱臺軍

遠來疲困引之使至以逸待勞可一戰而克殷瀾等固爭不能得農夫等既至縱火燒市邑庶民延等各相顧望莫有鬪志景素本乏威略恇擾不知所為黃回迫於段佛榮且見京口軍弱遂不發張保泊西渚景素左右勇士數十人自相要結進擊水軍甲午張保敗死而諸將不相應赴復為臺軍所破臺軍既薄城下顯先帥眾走祇祖次之其餘諸軍相繼犇退獨左暄與臺軍力戰於萬歲樓下而所配兵力甚弱不能敵而散乙未拔京口黃回軍先入自以有誓不殺諸王乃以景素讓殿中將軍張倪奴倪奴擒景素斬之并其三子同黨垣祇祖等數十人皆伏誅蕭道成釋黃回高道慶不問撫之如舊是日解嚴丙申大赦

八月庚午以給事黃門侍郎阮佃夫為南豫州刺史留鎮京師順帝昇明元年 初蒼梧王在東宮好緣漆帳竿去地丈餘喜怒乖節主帥不能禁太宗屢教陳太妃痛捶之及即帝位內畏

太后太妃外憚諸大臣未敢縱逸自加元服內外稍無以制數出遊行始出宮猶整儀衛俄而棄車騎帥左右數人或出郊野或入市廛太妃每乘青犢車隨相檢攝既而輕騎遠走一二十里太妃不復能追儀衛亦懼禍不敢追尋唯整部伍列在一處瞻望而已初太宗嘗以陳太妃賜嬖人李道兒已復迎還生帝故帝每微行自稱劉統或稱李將軍常著小袴衫營署巷陌無不貫穿或夜宿客舍或晝卧道傍排突廝養與之交易或遭慢辱悅而受之凡諸鄙事裁衣作帽過目則能未嘗吹篳執管便韻及京口既平驕恣尤甚無日不出夕去晨返晨出暮歸從者並執鋌矛行人男女及犬馬牛驢逢無免者民間擾懼商販皆息門戶晝閉行人殆絕鍼椎鑿銘不離左右小有忤意即加屠剖一日不殺則慘然不樂殿省憂惶食息不保阮佃夫與直閣將軍申伯宗等謀因帝出江乘射雉稱太后令喚隊仗還閉城

門遣人執帝廢之立安成王準事覺甲戌帝收佃夫等奴之太
后數訓戒帝帝不悅會端午太后賜帝毛扇帝嫌其不華令太
醫煮藥欲酖太后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應作孝子豈復
得出入狡獪帝曰汝語大有理乃止六月甲戌有告散騎常侍
杜幼文司徒左長史沈勃游擊將軍孫超之與阮佃夫同謀者
帝登帥衛士自掩三家悉誅之刻解齋割嬰孩不免沈勃時居
喪在廬左右未至帝揮刀獨前勃知不免手搏帝耳唾罵之曰
汝罪踰桀紂屠戮無日遂死帝赦帝嘗直入領軍府時盛
熱蕭道成晝卧裸袒帝止道成於室內晝腹為的自引滿將射
之道成斂板曰若臣無罪左右三天恩曰領軍腹大是佳射物
一箭便死後無復射不如以龍箭射之帝乃更以龍箭射正中
其齊投弓大笑曰此手何如帝忌道成威名嘗自磨鋌曰明日
殺蕭道成陳太妃罵之曰蕭道成有功於國若害之誰復為汝
盡力邪帝乃止道成憂懼密與袁粲褚淵謀發立祭曰主上幼
年微過易吹伊霍之事非季世所行縱使功成亦終無全地淵
默然領軍功曹是陽紀僧真言於道成曰今朝廷猖狂人不自
保天下之望不在袁褚明公豈得坐受夷逸言亡之機仰希熟
慮道成然之或勸道成犇廣陵起兵道成世子曠時為晉熙王
長史行郢州事欲使曠將郢州兵東下曾京口道成密遣所親
劉僧副告其從兄行青冀二州刺史劉善明曰人多見勸北固
廣陵恐未為長策今秋風行起卿若能與垣東海微共動虜則
我諸計可立亦告東海太守垣榮祖善明曰宋氏將亡愚智共
知北虜若動反為公患公神武高世唯當靜以待之因機奮發
功業自定不可遠去根本自貽禍履榮祖亦曰領府去臺百步
公走人豈不知若單騎輕行廣陵人閉門不受公欲何之公今
動足下牀恐即有扣臺門者公事去矢紀僧真曰主上雖無道

國家累世之基猶為安固公百口北度必不得俱縱得廣陵城
天子居深宮施號令自公為道何以避之此非萬全策也道成
族弟鎮軍長史順之及次子驃騎從事中郎疑皆以為帝好單
行道路於此立計易以成功外州起兵鮮有克捷徒先人受禍
耳道成乃止東中郎司馬行會稽郡事空穴民欲舉江夏王躋
起兵於東方道成止之越騎校尉王敬則潛自結於道成夜著
青衣扶笏道路為道成聽察帝之往來道成命敬則塗結帝左
右楊玉夫揚萬年陳奉伯等二十五人於殿中謂伺機便秋七
月丁亥夜帝微行至領軍府門左右曰一宵皆眠何不緣牆入
帝曰我今夕欲於一處作適宜待明之食外郎相東至於道成
門閒聽聞之戊子帝乘露車與左右於臺西臨池切三青園元
寺晚王新安寺偷狗就雲變道人者之飲酒醉還仁壽殿寢楊
玉夫常得帝意至是忽悟之見輒切固曰明日言表一二取所
六日甚
道成弟一
四一
肺是夜令玉夫同織女度河曰見當報我不見也表之時帝出
入無常首內諸閣夜皆不開竊下畏相逢徑取一二有書在
逃避內外真相禁攝是夕王敬則出外二夫言表寢在楊玉
年取帝隨身刀劍之救崩下奏伎陳奉伯相其言表常行三稱
敕開承明門出以首與敬則敬則馳詣領軍府曰明天四請道
成慮蒼梧王誑之不敢開門敬則於牆上投其首道成視了
戎服乘馬而出敬則相康等皆從入宮至承明門詐為行還敬
則恐內人覘見以刀環塞塞孔呼門甚急明既而入定夕蒼梧
王每開明門者震懼不敢叩視至是弗之疑道成入殿殿中驚
怖既而聞蒼梧王死或解萬歲已丑且道成戎服出殿庭槐樹
下以太后令召素榮褚淵劉秉入會議道成謂秉曰此使君家
事何以斷之秉未答道成須髯盡張目光如電秉曰尚書眾事
可以見付軍旅處分一委領軍道成次讓素榮素榮亦不敢當干

隆自代道成以世隆為武隆王贊長史行郢州事蹟將行謂世隆曰收之一且為變焚夏口舟艦沿流而東不可制也若得收之留攻郢城必未能猝拔君為其內我為其外破之必矣及收之起兵蹟行至尋陽未得朝廷處分眾欲倍道趨建康蹟曰尋陽地居中流密邇畿甸若留屯湓口內藩朝廷外援夏首保據形勝控制西南今日會此天所置也或以為湓口城小難固左中郎將周山圖曰今據中流為四方勢援不可以小事難之苟眾小齊壹江山皆城隍也庚午蹟奉變鎮湓口蹟悉以事委山圖山圖斷取行旅船板以造樓櫓立水柵旬日皆辦道成聞之喜曰蹟真我子也以蹟為西討都督蹟啓山圖為軍副時江州刺史邵陵王友鎮尋陽蹟以為尋陽城不足固表移友同鎮湓口留江州別駕豫章胡諧之守尋陽湘州刺史王蘊遭母喪罷歸至巴陵與沈收之深相結時收之未舉兵蘊過郢州欲因蕭蹟出弔作難據郢城蹟知之不出還至東府又欲因蕭道成出弔作難道成又不出蘊乃與袁粲劉秉密謀誅道成將帥黃回任侯伯孫曇瓘王宜興卜伯興等皆與通謀伯興天與之子也道成初聞收之事起自往詣粲粲辭不見通直郎袁達謂粲不宜示異同粲曰彼若以主幼時艱與桂陽時不異劫我入臺我何辭以拒之一朝同止欲異得乎道成乃召褚淵與之連席每事必引淵共之時劉韞為領軍將軍入直門下省卜伯興為直閣黃回等諸將皆出屯新亭初褚淵為衛將軍遭母憂去職朝廷勢迫不起粲素有重名自往譬說淵乃從之及粲為尚書令遭母憂淵譬說懇至粲遂不起淵由是恨之及沈收之事起道成與淵議之淵曰西夏豐難事必無成公當先備其內耳粲謀既定將以告淵眾謂淵與道成素善不可告粲曰淵與彼雖善豈谷大作同異今若不告事定便應除之乃以謀告淵淵即以告

主簿宗儼之功曹臧寅勸攸之因此起兵攸之以其長子元琰在建康為司徒左長史故未發寅疑之之子也時楊運長等已不在內蕭道成遣元琰以蒼梧王剗斫之具示攸之攸之以道成名位素出已下一旦專制朝權心不平謂元琰曰吾寧為王陵死不為賈充生然亦未暇舉兵乃上表稱慶因留元琰雍州刺史張敬兒素與攸之司馬劉攘兵善疑攸之將起事密以問攘兵攘兵無所言寄敬兒馬橙一隻敬兒乃為之備攸之有素書十數行常韜在襜褕角云是明帝與已約誓攸之將舉兵其妾崔氏諫曰官年已老那不為百口計攸之指襜褕角示之且稱太后使至賜攸之燭割之得太后手令云社稷之事一以委公於是勒兵移檄遣使邀張敬兒及豫州刺史劉懷珍梁州刺史梓潼范栢年司州刺史姚道和湘州行事庾佩玉巴陵內史王文和同舉兵敬兒懷珍文和並斬其使馳表以聞文和尋棄州

犇夏口柏年道和佩玉皆懷兩端道和後秦高祖之孫也辛酉攸之遣輔國將軍孫同等相繼東下攸之遺道成書以為少帝昏狂宜與諸公密議共白太后下令廢之奈何交結左右親行弒逆乃至不殞流蟲在戶凡在臣下誰不愧駭又移易朝舊布置親黨宮閣管籥悉關家人吾不知子孟孔明遺訓固如此乎足下既有賊宋之心吾寧敢捐包胥之節邪朝廷聞之恐懼十二月丁卯道成入守朝堂命侍中蕭嶷代鎮東府撫軍行參軍蕭映鎮京口映嶷之弟也戊辰內外纂嚴己巳以郢州刺史武陵王贊為荊州刺史庚午以右衛將軍黃回為郢州刺史督前鋒諸軍以討攸之初道成以世子贖為晉熙王燮長史行郢州事修治器械以備攸之及徵燮為揚州以贖為左衛將軍與燮俱下劉懷珍言於道成曰夏口衝要宜得其人道成與贖書曰汝既入朝當須文武兼資與汝意合者委以後事贖乃薦燮司馬柳世

敬則拔白刃在牀側跳躍曰天下事皆應關蕭公敢有開一言者血染敬則刀仍手取白紗帽加道成首令即位曰今日誰敢復動事須及執道成正色呵之曰御都自不解榮欲有言敬則叱之乃止褚淵曰非蕭公福以此手取事授道成道成曰相與不肯我安得辭乃下詔備法駕詣東城迎立安成王於是長刀遮祭兼等各失色而去乘出於路途從弟韞韞開年逆問曰今日之事當歸之亦乘曰吾等誰領軍矣韞拊膺曰兄肉中誰有血邪今午抵是日以太后令數蒼梧王罪二十六日吾密令蕭領軍潛運明詔安成王三准宜臨萬國追封昱為蒼梧王儀衛至東府明安成王八門者勿開以待表司徒祭至王可入居朝堂王三日可至安成王位時年十一改元大赦蒼梧王於郊壇西甲午蕭道成出鎮東府丙申以道成為司空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之榮遷中書監褚淵加開府儀同三司劉秉遷尚書令

元帝廿

道成第廿一

四十二

加中領軍以帝熙王爽為揚州刺史劉秉始謂尚書萬機本以宗室居之則天下無變既而蕭道成兼摠軍國布置心膂與奪自專褚淵素相惡所秉與素榮閣手仰成矣辛丑以尚書右僕射王僧虔為僕射丙午以武陵王贊為郢州刺史蕭道成改領南徐州刺史八日癸亥詔表榮鎮石頭榮性沖靜每有朝命常固辭道成不得已乃就職至是知蕭道成有不臣之志陰欲圖之即時順命蕭道成固讓司空庚辰以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九月戊申封揚王夫等二十五人為侯伯子男初沈攸之與蕭道成於大明景和之間同直殿省深相親善道成女為攸之子中書侍郎文和婦攸之在荊州直閣將軍高道慶家在華容假還過江陵與攸之爭戲掣馬馳還建康言攸之反狀已成請以三千人襲之執政皆以為不可道成仍保證其不然楊運長等惡攸之密與道慶謀遣刺客殺攸之不克會蒼梧王遇弒

道成道成亦先聞其謀遣軍主蘇烈薛淵太原王天生將兵助
察守石頭薛淵固辭道成置之淵不得已涕泣拜辭道成曰卿
近在石頭日夕去來何悲且又何辭淵曰不審公能保表
公共為一家否今淵往與之同則負公不同則立受禍何得不
悲道成曰所以遣卿正為使臨事之宜使我無西顧之憂耳
但當努力無所多言淵奉命之後又遣道成又以驍騎將軍王
敬則為直閣與伯興共攻禁兵案謀矯太后令使韞伯興帥宿
衛兵攻道成於朝堂回軍帥所領為應劉秉任侯伯等並赴石
頭本期壬申夜發乘忤擾不知所為晡後即束裝臨去寶璽寫
曾上手振不自禁未暗武庫文盡室犇石頭部曲數百赫亦滿
道既至見案案驚曰何事遠來今敗矣秉曰得見公焉死何恨
孫曇瓘聞之亦犇石頭湯丞王遜等走告道成事乃大震遜
僧綽之子也道成密使人告王敬則時閤已閉敬則欲開閤
卜伯興嚴兵為備敬則乃鋸所止屋壁得出至中書省收韞韞
已成嚴列燭自照見敬則猝至驚起迎之曰兄何能夜至敬則
呵之曰小子那敢作賊韞抱敬則敬則拳毆其頰仆地二殺之
又殺伯興蘇烈等據倉城拒案王蘊聞秉已走歎曰事不成矣
狼狽帥部曲數百向石頭本期開南門時暗夜薛淵據門射之
蘊謂案已敗即散走道成遣軍主曹藉戴僧靜帥數百人向石
頭助烈等日倉門得入與之并力攻擊孫曇瓘驍勇善戰臺軍
死者百餘人王天生殊死戰敵得相持自亥至丑戴僧靜分兵
攻府西門焚之案與秉在城東門見火起欲還赴府案與二子
侯陔踰城走案下城列燭自照謂其子最曰不知一不能止
大厦之崩但以名義至此耳僧靜乘驢踰城獨進最覺有異人
以身衛案僧靜直前斫之案謂最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
遂父子俱死百姓哀之為之謠曰可憐石頭城寧為表案死不

作褚淵生劉秉父子走至額檐湖追執斬之任倭伯等並乘船赴石頭既至臺軍已集不得入乃馳還廣回嚴兵期詰旦帥所領從街道直向臺門攻道成聞事泄不敢發道成撫之如舊王蘊孫曇瓘皆逃竄先捕得蘊斬之其餘聚黨比日無所問聚典籤莫嗣祖爲祭秉宜通密謀道成召詰之曰表祭謀反何不啓聞嗣祖曰小人無識但知報恩何敢泄其大事今表公已死義不求生蘊嬖人張承伯藏匿蘊道成並赦而用之祭簡淡平素而無經世之才好飲酒善吟諷身居劇任不肯當事主事每往諮決或高談對之閑居高卧門無雜賓物情不接故及於敗 裴子野論曰表景倩民望國華受付託之重智不足以除姦權不足以處變蕭條散落危而不扶及九鼎既輕三才將換區區斗城之裏出萬死而不辭蓋蹈匹夫之節而無棟梁之具矣 乙亥以尚書僕射王僧虔爲左僕射新除中書令王延之爲右僕

射度支尚書張岱爲吏部尚書吏部尚書王奐爲丹陽尹延之裕之孫也劉秉弟遐爲吳郡太守司徒右長史張瓌承之子也遭父喪在吳家素豪威蕭道成使瓌伺間取遐會遐已瓌詣府瓌帥部曲十餘人直入齋中執遐斬之郡中莫敢動道成聞之以告瓌從父領軍沖沖曰瓌以百口一擲出手得盧矣道成即以瓌爲吳郡太守道成移屯闕武堂猶以重兵付黃回使西上而配以腹心回素與王宜興不協恐宜興反告其謀閏月辛巳因事收宜興斬之諸將皆言回握彊兵必反寧朔將軍相康請獨往刺之道成曰卿等何疑彼無能爲也沈攸之遣中兵參軍孫同等五將以三萬人爲前驅司馬劉懷兵等五將以二萬人次之又遣中兵參軍王靈秀等四將分兵出夏口據魯山攸已攸之至夏口自恃兵彊有驕色以郢城弱小不足攻云欲問訊安西甄洎黃金浦遣人告柳世隆曰被太后令當暫還都鄉所

相與奉國想得此意世隆曰東下之師久承誓問郢城小鎮自
守而已宗儼之勸收之攻郢城滅實以為郢城兵雖少而此險
攻守勢異非旬日可拔若不時舉挫銳損威今順流長驅計日
可捷既傾根本則郢城豈能自固收之從其計欲留備師守郢
城自將大衆東下乙未將發柳公隆遣人於西渚挑戰前軍中
兵參軍焦度於城樓上譁言焉收之且穢辱之收之志改計攻
城令諸軍登岸燒郭邑蔡長圍晝夜攻戰世隆隨宜拒應收之
不能克道成命吳興太守沈元之書與錢謙言軍事文秀收攸之
弟新安太守登之誅其宗族 乙未以後軍將軍楊暹長為宣
城太守於是太宗嬖臣無在蔡省者矣 沈約論曰夫人君南
面九重與絕陪奉朝夕義隔卿士階閭之任宜有司存既而恩
以狎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恣有是難之念守是始主威獨
運而刑政糾雜理難通耳目所寄重歸近習及觀歡愠候慘
舒動中主情舉無謬旨人主謂其身位薄以為權不得重曾

文十

通鑑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列五

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外無逼士之患內有專用之效勢傾
天下未之或悟及太宗晚運慮經武業法倖之徒懼憚宗戚欲
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太乙造同異興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
勦寶祚夙傾實由於此矣 辛丑尚書左丞濟陽二謚建議假
蕭道成黃鉞從之 乙巳蕭道成出頓新亭謂驃騎參軍江淹
曰天下紛紛君謂何如淹曰成敗在德不在衆寡公雄武有奇
略一勝也寬容而仁恕二勝也賢能畢力三勝也民望所歸四勝
也奉天子以伐叛逆五勝也彼志銳而器小一敗也有威而無恩
二敗也士卒解體三敗也搢紳不懷四敗也懸兵數千里而無同
惡相濟五敗也雖豺狼十萬終為我獲道成笑曰君談過矣南徐
州行事劉善明言於道成曰收之收衆聚請造舟治械苞藏禍心於
今十年性既險躁才非持重而起逆累旬遲回不進一則暗於兵

機二則人情離怨三則有掣制之患四則天奪其魄亦慮其難
輕速掩襲未備使於一戰今六師齊奮諸侯同舉此籠中之鳥耳
蕭蹟問收之於周山圖曰收之相與鄰鄉歎共其出汝類志其為
人性度險刻士心不附今頓兵堅城之下適以為離散之漸耳
二年春正月己酉朔百官入朝沈攸之盡命三郢城折世
隆乘間屢破之蕭蹟遣軍主栢敬等八軍據西塞為之聲援
攸之獲郢府法曹同鄉范雲使送書入城餉武陵王寶瓌一
柳世隆魚三十尾皆去其首城中欲殺之雲曰老母請示懸命
沈氏若違其命禍必及親今日就戮甘心如齊六賊之遺
其將皇甫賢向武昌中兵參軍公孫方平向西塞守門不守
懸遠降於攸之曰陽太守王毓奔湓城方平據西塞與州刺史
劉瓛珍遣軍擊太守張謨等將萬人擊之辛酉方平與太守
將軍王固等軍士西陽汴沭而進攸之素失人情遂以兵力
勸發江陵已有進者及攻郢城三十餘日不攻之計備其收之
日夕乘馬臺營無慰而去者不息攸之入志已定三三我衣
太三令建義下都六事巨克白紗帽共著巨如去不振動是日
詩我百口不關餘八比千人叛散皆為等不以為意急亦不能
問叛身自今軍中有叛者軍主任其非於是一人表遣人追之
亦去不返莫敢發覺咸有異計劉瓛兵射書入城謂西陽山降
開門納之丁卯夜攘兵燒營而去軍中見火起爭言曰大將帥
不能營攸之聞之怒銜須咀之次攘兵兄子天賜之將張千虜
斬之六且攸之帥衆過江至一軍遂大散請將皆走嶺寅曰
幸其成而棄其敗吾不忍為也乃以水死攸之猶有數十騎自
隋宣令軍中曰荆州城中大有錢下可相與還取以為資糧郢城
未有追軍而散軍畏變抄更相聚結可二萬人隨攸之還江陵
張敬兒既斬攸之使者即勒兵偵取之下遂襲江陵攸之使子

元琰與兼長史江又別駕傳宣共守江陵城敬兒至沙橋觀望未進城中夜聞鶴唳謂為軍來又宣開門出走吏民崩潰元琰犇寵洲為人所殺敬兒至江陵誅攸之二子四孫攸之將至江陵百餘里聞城已為敬兒所據士卒隨之者皆散攸之無所歸與其子文和走至華容界皆縊于櫟林已巳村民斬首送江陵敬兒擊之以楯覆以青繖徇諸市郭乃送建康敬兒誅攸之親黨收其財物數十萬皆以入私初倉曹參軍金城邊榮為府錄事所辱攸之為榮鞭殺錄事及敬兒將至榮為留府司馬或說之使詣敬兒降榮曰受沈公厚恩共如此大事一朝緩急便易本心吾不能也城潰軍士執以見敬兒敬兒曰邊公何不早來榮曰沈公見留守城不忍委去本不祈生何須見問敬兒曰死何難得命斬之榮懽笑而去榮客太山程邕之抱榮曰與邊公周遊不忍見邊公死乞先見殺兵人不得行戮以白敬兒敬兒

曰求死甚易何為不許先殺邕之然後及榮軍人莫不垂泣孫同宗儼之等皆伏誅丙子解嚴以侍中柳世隆為尚書右僕射蕭道成還鎮東府丁丑以左衛將軍蕭曠為江州刺史侍中蕭疑為中領軍二月庚辰以尚書左僕射王僧虔為尚書令右僕射王延之為左僕射癸未加蕭道成太尉都督南徐等十六州諸軍事以衛將軍褚淵為中書監司空道成表送黃鉞

夏四月蕭道成以黃回終為禍亂回有部曲數千人欲遣收恐為亂辛卯召回入東府至停外齋使桓康將數十人數回罪而殺之秋八月乙未以蕭曠為領軍將軍蕭疑為江州刺

史九月蕭道成欲引時賢參贊大業夜召驃騎長史謝朓屏人與語久之朓無言唯二小兒捉燭道成慮朓難之仍取燭遣兒朓又無言道成乃呼左右朓莊之子也太尉右長史王儉知其指它日請問言於道成曰功高不賞古今非一以公今

日位地欲終北面可乎道成正色裁之而神采內和儉因曰儉
蒙公殊眄所以吐所難吐何賜拒之深宋氏失德非公豈復寧
濟但人情澆薄不能持久公若小復推遷則人望去矣豈唯大
業永淪七尺亦不可得保道成曰卿言不無理儉曰公今名位
故是經常宰相宜禮絕羣后微示變革當先令褚公知之儉請
銜命道成曰我當自往經少日道成自造褚淵款言移晷乃謂
曰我夢應得官淵曰今授始爾恐一二年間未容便移且吉夢
未必應在旦夕道成還以告儉儉曰褚是未達理耳儉乃唱議
加道成太傅假黃鉞使中書舍人虞整作詔道成所親任還曰
此大事應報褚公道成曰褚公不從奈何還曰彥迴惜身保妻
子非有奇才異節遐能制之淵果無違異丙午詔進道成假黃
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揚州牧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贊
拜不名使持節太尉驃騎大將軍錄尚書南徐州刺史如故道
成固辭殊禮 戊申太傅道成以蕭映為南充州刺史冬十月
丁丑以蕭晃為豫州刺史

通鑑第二十一

五十一

忠

齊高帝建元元年春正月甲辰以江州刺史蕭疑為都督荆湘
等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 太傅道成以謝朓有重名必欲引
參佐命以為左長史嘗置酒與論魏晉故事因曰石苞不早勸
晉文死方慟哭方之馮異非知機也朓曰晉文世事魏室必將
身終北面借使魏依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道成不悅甲寅
以朓為侍中更以王儉為左長史 丙辰以給事黃門侍郎蕭
長懋為雍州刺史 二月甲午詔甲前命命太傅贊拜不
名 三月甲辰以太傅為相國摠百揆封十郡為齊公加
九錫其驃騎大將軍揚州牧南徐州刺史如故乙巳詔齊國官
爵禮儀並倣天朝丙午以卍子曠領南豫州刺史 楊運長去
宣城郡還家齊公遣人殺之凌源令潘智與運長厚善臨川王

緡義慶之孫也緡遣腹心陳讚說智曰君先帝舊人身是宗室
屬如此形勢豈得久全若招合內外計多有從者臺城內人常
有此心王苦無人建意耳智即以告齊公庚戌誅緡兄弟及其
黨與 甲寅齊公受策命赦其境內以石頭為世子宮一如東
宮褚淵引何曾自魏司徒為晉丞相故事求為齊官齊公不許
以王儉為齊尚書右僕射領吏部儉時年二十八夏四月壬申
朔進齊公爵為王增封十郡甲戌武陵王贊卒非疾也丙戌加
齊王殊禮進世子為太子辛卯宋順帝下詔禪位于齊壬辰帝
當臨軒不肯出逃于佛蓋之下王敬則勒兵殿庭以板輿入迎
帝太后懼自帥蜀人索得之敬則啓譬令出引令升車帝收淚
謂敬則曰欲見幾乎敬則曰出居別宮耳官先取司馬家亦如
此帝泣而彈指曰願後身世世勿復生天王家官曰言與帝相
敬則手曰必無過慮當餉輔國十萬錢是日百僚皆位侍中諸
王肅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卧傳詔懼使肅稱疾欲取養人
肅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東掖門仍登車還宅乃以王
儉為侍中解璽綬禮畢帝乘畫輪車出東掖門就東園問今日
何不奏鼓吹左右莫有應者右光祿大夫王琨華之從父弟也
在晉世已為郎中至是攀車欄尾慟哭曰人以壽為歡老臣以
壽為戚既不能先驅螻蟻乃復頻見此事嗚咽不目勝百官兩
泣司空兼太保褚淵等奉璽綬帥百官詣齊宮勸進王辭讓未
受淵從弟前成安太守炤謂淵子賁曰司空今日何在賁曰奉
璽綬在齊大司馬門炤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
復何謂甲午王即皇帝位于南郊還宮大赦改元奉宋順帝為
汝陰王優崇之禮皆倣宋初樂官丹楊置兵守衛之宋神主遷
汝陰廟諸王皆降為公自非宜力齊室餘皆除國獨置南康華

容辨鄉三國以奉劉穆之王弘何無忌之後除國者凡百二十
人二臺官僚依任攝職名號不同負限盈長者別更詳議以褚
淵為司徒賓客賀者滿座褚炤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
至此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
為一名士邪名德不昌乃復有期頤之壽淵固辭不拜奉朝請
河東裴顛上表數帝過惡掛冠徑去帝怒殺之太子曠請殺謝朓
帝曰殺之遂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耳久之因事廢于家帝問為
政於前撫軍行參軍沛國劉瓛對曰政在孝經凡宋氏所以亡陛
下所以得者皆是也陛下若戒前車之失加之以寬厚雖危可
安若循其覆轍雖安必危矣帝歎曰儒者之言可寶真高世 夏
五月己未或走馬過汝陰王之門衛士恐有為亂者輒入殺王而
以疾聞上不罪而賞之辛酉殺宋宗室陰安公燮等無少長皆死
前豫州刺史劉澄之遵考之子也與褚淵善淵為之固請曰澄之

兄弟不武且於劉宗又踈故遵考之族獨得免 丙寅追尊皇考
曰宣皇帝皇妣陳氏曰孝皇后 丁卯封皇子鈞為衡陽王
甲子立皇太子曠為皇太子皇子疑為豫章王映為臨川王晃
為長沙王暹為武陵王暠為安成王鏘為鄱陽王鑠為桂陽王
鑑為廣陵王皇孫長懋為南郡王 乙酉葬宋順帝于遂寧陵

魏遷洛陽

齊武帝永明十一年魏主以平城地寒六月雨雪風沙常起將
遷都洛陽恐羣臣不從乃議大舉伐齊欲以脅眾齋於明堂左
个使太常卿王謚筮之遇革帝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吉孰大焉羣臣莫敢言尚書任城王澄曰陛下弃葉重光帝有
中土今出師以征未服而得湯武革命之象未為全吉也帝厲
聲曰繇云大人虎變何言不吉澄曰陛下龍興已久何得今乃
虎變帝作色曰社稷我之社稷任城欲沮眾邪澄曰社稷雖為

陛下之有臣為社稷之臣安可知危而不言帝久之乃解曰各
言其志夫亦何傷既還宮召澄入見逆謂之曰嚮者革卦今當
更與卿論之明堂之忿恐人人競言沮我大計故以聲色怖文
武耳想識朕意因屏人謂澄曰今日之舉誠為不易但國家興
自朔土徙居平城此乃用武之地非可文治今將移風易俗其
道誠難朕欲因此遷宅中原卿以為何如澄曰陛下欲卜宅中
土以經略四海此周漢之所以興隆也帝曰北人習常戀故必
將驚擾奈何澄曰非常之事故非常人之所及陛下斷自聖心
彼亦何所能為帝曰任城吾之子房也六月丙午命作河橋欲
以濟師祕書監盧淵上表以為前世承平之主未嘗親御六軍
決勝行陳之間豈非勝之不足為武不勝有虧威望乎昔魏武
以解卒一萬破袁紹謝玄以步六三千摧苻秦勝負之變決於
須臾不在眾寡也詔報曰承平之主所以不親戎事者或以同

軌無敵或以懦劣偷安今謂之同軌則未然比之懦劣則可恥
必若王者不當親戎則先王制革輅何所施也魏武之勝蓋由
仗順苻氏之敗亦由失政豈寡必能勝眾弱必能制強邪丁未
魏主講武命尚書李冲典武選

秋九月戊辰魏主濟河

庚午至洛陽 魏主自發平城至洛陽霖雨不止丙子詔諸軍
前發丁丑帝戎服執鞭乘馬而出羣臣稽顙於馬前帝曰廟筭
已定大軍將進諸公更欲何云尚書李冲等曰今者之舉天下
所不願唯陛下欲之臣不知陛下獨行竟何之也臣等有其意
而無其辭敢以死請帝大怒曰吾方經營天下期於混壹而卿
等儒生屢疑大計斧鉞有常卿勿復言策馬將出於是安定王
休等並慙勤泣諫帝乃諭羣臣曰今有興發不小動而無成何
以示後朕世居幽朔欲南遷中土苟不南伐當遷都於此王公
以為何如欲遷者左不欲者右安定王休等相帥如右南安王

植進曰成大功者不謀於衆今陛下苟輟南伐之謀遷都洛邑此臣等之願蒼生之幸也羣臣皆呼萬歲時舊人雖不願內徙而憚於南伐無敢言者遂安遷都之計李冲言於上曰陛下將定鼎洛邑宗廟宮室非可馬上行遊以待之願陛下暫還代都俟羣臣經營畢功然後備文物鳴和鸞而臨之帝曰朕將巡省州郡至鄴小停春首即還未宜歸北乃遣任城王澄還平城諭留司百官以遷都之事曰今日真所謂革也王其勉之帝以羣臣意多異同謂衛尉卿鎮南將軍于烈曰卿意如何烈曰陛下聖略淵遠非愚淺所測若隱心而言樂遷之與戀舊適中半耳帝曰卿既不唱異即是肯同深感不言之益使還鎮平城日望臺庶政一以相委

冬十月戊寅朔魏主如金墉城徵穆

亮使與尚書李冲將作大匠董爾經營洛都已卯如河南城乙酉如豫州癸巳舍于石濟乙未魏解嚴設壇於滑臺城東告行

廟以遷都之立心大赦起滑臺宮任城王澄至平城衆始聞遷都莫不驚駭澄援引古今徐以曉之衆乃開伏澄還報於滑臺魏主喜曰非任城朕事不成 乙巳魏主遣安定王休帥從官迎家於平城 魏主築宮於鄴西冬十一月癸亥徙居之

明帝建武元年春正月乙亥魏主如洛陽西宮中書侍郎韓顯宗上書陳四事其一以為竊聞輿駕入夏不巡三齊當幸中山往冬輿駕停鄴當農隙之時猶比屋供奉不勝勞費況今蠶麥方急將何以堪命且六軍涉暑恐生癘疫臣願早還北京以省諸州供張之苦成洛都營繕之役其二以為洛陽宮殿故基皆魏明帝所造前世已譏其奢今茲營繕宜加裁損又頃來北都富室競以第舍相尚宜因遷徙為之制度及端廣衢路通利溝渠其三以為陛下之還洛陽輕將從騎王者於闡閭之內猶施警蹕况涉履山河而不加三思乎其四以為陛下耳聽蠻音目

翫墳典口對百辟心虞萬機景晏而食夜分而寢加以孝思之至隨時而深文章之業日成篇卷雖叡明所用未足為煩然非所以晉神養性保無疆之祚也伏願陛下垂拱司契而天下治矣帝頗納之顯宗麒麟之子也顯宗又上言以為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朝廷但檢其門望不復彈坐如此則可令則貢門望以叙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門望者乃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益於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聖王不恥以為臣苟非其才雖三后之崩墜於阜隸矣議者或云今世等無奇才不若取士於門此亦失矣豈可

下居九重之內視人如赤子百司分萬務之任遇下如仇讎是則堯舜止一人而桀紂以千百和氣不至蓋由於此謂宜敕示百僚以意元元之命又昔周居洛邑猶存宗周漢遷東都京兆置尹案春秋之美有宗廟曰都無曰邑況代京宗廟山陵所託王業所基其為神鄉福地實亦遠矣今便同之郡國臣竊不安謂宜建畿直尹一如故事崇本重舊光示萬葉又古者四民異居欲其業專志定也太祖道武皇帝創基撥亂日不暇給然猶分別士庶不令雜居工伎屠沽各有攸處但不設科禁久而混殺今聞洛邑居民之制專以官位相從不分族類夫官位無常朝榮夕悴則是衣冠早隸不日同處矣借使一里之內或調習歌舞或講肄詩書縱羣兒隨其所之則必不棄歌舞而從詩書矣然則使工伎之家習士人風禮百年難成士人之子效工伎容態一朝而就是以仲尼稱里仁之美孟母勤三徙之訓此乃

風俗之原不可不察朝廷每選人士校其一婚一宦以爲升降
何其密也至於度地居民則清濁連蔓何其略也今因遷徙之
初皆是公地分別工伎在於一言有何可疑而闕盛美又南人
昔有淮北之地自比中華僑置郡縣自歸附聖化仍而不改名
實交錯文書難辨宜依地理舊名一皆釐革小者并合大者分
置及中州郡縣昔以戶少併省今民口既多亦可復舊又君人
者以天下爲家不可有所私倉庫之儲以供軍國之用自非有
功德者不當加賜在朝諸貴受祿不輕比來頒賚動以千計若
分以賜鰥寡孤獨之民所濟實多今直以與親近之臣殆非周
急不繼富之謂也帝覽奏甚善之

二月壬寅魏主北巡

癸卯濟河三月壬申至平城使羣臣更論遷都利害各言其志
燕州刺史穆羆曰今四方未定未宜遷都且征伐無馬將何以
克帝曰廐牧在代何患無馬今代在恒山之北九州之外非帝

王之都也尚書于果曰臣非以代地爲勝伊洛之美也但自先
帝以來久居於此百姓安之一旦南遷衆情不樂平陽公丕曰
遷都大事當訊之卜筮帝曰昔周邵聖賢乃能卜宅今無其人
卜之何益且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黃帝卜而龜焦天老曰吉黃
帝從之然則至人之知未然審於龜矣王者以四海爲家或南
或北何常之有朕之遠祖世居北荒平文皇帝始都東木根山
昭成皇帝更營盛樂道武皇帝遷于平城朕幸屬勝殘之運何
爲獨不得遷乎羣臣不敢復言羅壽之孫果烈之弟也癸酉魏
主臨朝堂部分遷留

冬十月戊申魏主親告太廟使高

陽王雍于烈奉遷神主于洛陽辛亥發平城 十一月魏主至

洛陽欲澄清流品以尚書崔亮兼吏部郎 十二月魏主

欲變易舊風壬寅詔禁士民胡服國人多不悅通直散騎常侍
劉芳纘之族弟也與給事黃門侍郎太原郭祚皆以文學爲帝

所親禮多引與講論及密議政事大臣莫敢言皆以為踈己快快有不平之色帝使給事黃門侍郎陸勣私諭之曰至尊但欲廣知古事詢訪前世灑式耳終不親彼而相踈也衆意乃稍解戊申詔代民遷洛者復租賦三年

二年夏五月魏主欲變北俗引見羣臣謂曰卿等欲朕遠追商周為欲不及漢晉邪咸陽王禧對曰羣臣願陛下度越前王耳帝曰然則當變風易俗當因循守故邪對曰願聖政日新帝曰為止於一身為欲傳之子孫邪對曰願傳之百世帝曰然則必當改作卿等不得違也對曰上令下從其誰敢違帝曰夫名不正言不順則禮樂不可興今欲斷諸北語一從正音其年三十已上習性已久容不可猝革三十已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為當加降黜各宜深戒王公卿士以為然不對曰實如聖旨帝曰朕嘗與李冲論此冲曰四方之語竟知誰是帝者言之即為正矣冲之此言其罪當死因冲曰卿負社稷當令御史牽下冲免冠頓首謝又責留守之官曰昨望見婦女猶服夾領小袖卿等何為不遵前詔皆謝罪帝曰朕言非是卿等當庭爭如何入則順旨退則不從乎六人乞下詔不得為北俗之語於朝廷違者免所居官 戊午魏主薨長尺大斗其法依漢志為之

秋八月立國子太學博士小學於洛陽 冬十二月甲子

魏主引見羣臣於光極堂頒賜冠服

三年春正月魏主下詔以為北人謂土為拓后為跋魏之先出於黃帝以上德王故為拓跋氏夫土者黃中之色黃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諸功臣舊族自代來者姓或重複皆改之

秋七月魏太子恂不好學體素肥大苦河南地熱常思北歸魏主賜之衣冠恂常私著胡服八月戊戌恂密謀召牧馬輕騎

平城尚書陸琇啓帝引見恂數其罪赦之百餘下囚於城西廢爲庶人 初魏主南遷洛陽所親任者多中州儒士宗室及代人往往不樂穆泰與陸叡謀作亂帝召任城王澄於疑閑堂謂之曰穆泰謀爲不軌爾誘宗室脫或必然今遷都甫爾此人戀舊南北紛擾朕洛陽不立也此國家大事非卿不能辦卿雖疾疆爲我北行審觀其勢儻其微弱直往擒之若已疆盛可承制發并肆兵擊之對曰泰等愚惑正由戀舊爲此計耳非有深謀遠慮臣雖驚怯足以制之願陛下勿憂雖有犬馬之疾何敢辭也帝笑曰任城肯行朕復何憂遂授澄節銅虎竹使符御仗左右仍行恒州事行至鴈門鴈門太守夜告云泰已引兵西就陽平澄遽令進發右丞孟斌曰事未可量宜依敕召并肆兵然後徐進澄曰泰既謀亂應據堅城而更迎陽平度其所爲當以勢弱泰既不相拒無故發兵非宜也但速往鎮之民心自定遂

倍道兼行先遣治書侍御史李煥單騎入代出其不意曉諭泰黨示以禍福皆其爲之用泰計無所出帥麾下數百人攻煥不克走出城西追擒之澄亦尋至窮治黨與收陸叡等百餘人皆繫獄民間帖然澄具狀表聞帝喜召公卿以表示之曰任城可謂社稷臣也觀其發難正復臯固何過之顧謂咸陽王禧等曰汝曹當此不能辨也

四年春二月癸酉魏主至平城引見穆泰陸叡之黨問之無一人稱枉者時人皆服任城王澄之明穆泰及其親黨皆伏誅賜陸叡死於獄宥其妻子徙遼西爲民初魏主遷都變易舊俗并州刺史新興公丕皆所不樂帝以其宗室耆舊亦不之逼但誘示大理令其不生同異而已及朝臣皆變衣冠朱衣滿坐而不獨胡服於其間晚乃稍加冠帶而不能修飾容儀帝亦不彊也太子恂自平城將遷洛陽元隆與穆泰等密謀留恂因舉兵斷

關規據陘北不在并州隆等以其謀告之丕外慮不成口雖折
難心頗然之及事覺不從帝至平城帝每推問泰等常令丕坐
觀有司奏元業元隆元超罪當族丕應從坐帝以丕常受詔許
以不死聽免死為民留其後妻二子與居于太原殺隆超同產
乙升餘子徙敦煌初丕叡與僕射李冲領軍于列俱受不死之
詔叡既誅帝賜冲烈詔曰叡叛逆之志自負幽冥違誓在彼不
關朕也反逆既異餘犯雖欲矜恕如何可得然猶不忘前言聽
自死別府免其孥戮元丕二子一弟首為賊端連坐應死特恕
為民朕本期始終而彼自棄絕違心乖念一何可悲故此別示
想無致怪謀反之外皎如白日耳冲烈皆上表謝

臣光曰夫爵祿廢置殺生子奪人君所以統臣之大柄也是故
先王之制雖有親故賢能功貴勤賈苟有六罪不直赦也必議
於槐棘之下可赦則赦可宥則宥可刑則刑可殺則殺輕重視
情寬猛隨時故君得以施恩而不失其威臣得以免罪而不敢
自恃又魏則不然動貴之臣往往豫許之以不死使彼驕而觸
罪又從而殺之是以不信之令誘之使陷於死地也刑政之失
無此為大焉

蕭鸞篡弒

齊高帝建元二年春三月丁酉朔以侍中西昌侯蕭鸞為鄧州
刺史鸞帝兄始安貞王道生之子也早孤為帝所養恩過諸子
四年夏六月甲申朔立南郡王長懋為皇太子

武帝永明十一年春正月丙子文惠太子長懋卒太子素惡西
昌侯鸞嘗謂竟陵王子良曰我意中殊不喜此人不解其故當
由其福薄故也子良為之救解及鸞得政太子子孫無遺焉

夏四月甲午立南郡王昭業為皇太孫東宮文武悉改為太孫
官屬以太子妃琅邪王氏為皇太孫太妃南郡王妃何氏為皇

太孫妃戰之女也。秋七月戊午，上不豫，詔竟陵王子良甲仗入延昌殿，侍醫藥。子良以蕭衍、范雲等皆為帳內軍主，子良日夜在內，太孫間日參承。戊寅，上疾亟，斃。絕太孫未入，內外惶懼，百僚皆已變服。中書郎王融欲矯詔立子良，詔草已立。蕭衍謂范雲曰：「道路籍籍，皆云將有非常之舉。」王元長非濟世才，視其敗也。雲曰：「憂國家者，唯有王中書耳。」衍曰：「憂國欲為周召，欲為管、蔡，邪？」雲不敢答。及太孫來，王融戎服絳衫於中書省閤口，斷東宮仗不得進。頃之上，復蘇問太孫所在，因召東宮器甲皆入，以朝事委尚書左僕射西昌侯鸞。俄而上殂，融處分以子良兵，禁諸門鸞聞之急馳至雲龍門，不得進。鸞曰：「有敕召我，排之而入。」奉太孫登殿，命左右扶出子良，指麾部署，音響如鐘殿中，無不從命。融知不遂，釋服還省，歎曰：「公誤我，由是鬱林王深怨之。」遺詔曰：「太孫進德日茂，社稷有寄。子良善相，毗輔思弘。治道內

外衆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懷，共下意鬱林王，之未立也。衆皆疑立子良，口語喧騰。武陵王暉於衆中大言曰：「若立長，則應在我。立嫡則應在太孫，由是帝深憑賴之。」初，西昌侯鸞為太祖所愛，鸞性儉素，車服儀從同於素士，所居官名為嚴能。故世祖亦重之。世祖遺詔使竟陵王子良輔政，鸞知尚書事。子良素仁厚，不樂世務，乃更推鸞。故遺詔云：「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懷。」子良之志也。帝少養於子良，妃袁氏慈愛甚著。及王融有謀，遂深忌子良。大行出太極殿，子良居中書省，帝使虎賁中郎將潘敞領二百人仗屯太極西階以防之。既成，服諸王皆出。子良乞停至山陵，不許。壬午，稱遺詔以武陵王暉為衛將軍，與征南大將軍陳顯達並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西昌侯鸞為尚書令。太孫詹事沈文季為護軍。癸未，以竟陵王子良為太傅。鬱林王性辯慧，美容止善，應對哀樂過人。世祖由是愛之，而矯情飾詐。

陰懷鄙慝與左右羣小共衣衾同卧起始爲南郡王從竟陵王子良在西州文惠太子每禁其起居節其用度王密就富人求錢無敢不與別作鑰鉤夜開西州後閭與左右至諸營署中淫宴師史仁祖侍書胡天翼相謂曰若言之二宮則其事未易若於營署爲異人所毆及犬物所傷豈直罪止一身亦當盡室及禍年各七十餘生寧足吝邪數日閒二人相繼自殺一宮不知也所愛左右皆逆加官爵疏於黃紙使曩盛帶之許南面之日依此施行侍太子疾及居喪憂容號毀見者嗚咽裁還私室即歡笑酣飲常令女巫楊氏禱祀速求天位及太子卒謂田楊氏之力倍加敬信既爲太孫世祖有疾又令楊氏禱祀時何妃猶在西州世祖疾稍危太孫與何妃書紙中央作一大喜字而作三十六小喜字繞之侍世祖疾言發淚下世祖以爲必能負荷大業謂曰五年中一委宰相汝勿措意五年外勿復委人若自作無成無所多恨臨終執其手曰若憶翁當好作遂殂大斂始畢悉呼世祖諸伎備奏衆樂即位十餘日即收土融下廷尉使中丞孔稚珪奏融險躁輕狡招納不逞誹謗朝政融求援於竟陵王子良子良憂懼不敢救遂於獄賜死

明帝建武元年春正月西昌侯鸞將誅廢立引前鎮西諮議參軍蕭衍與同謀荆州刺史隨王子隆性温和有文才鸞欲徵之恐其不從衍曰隨王雖有美名其器庸劣既無智謀之士爪牙唯仗司馬垣歷生武陵太守卞白龍耳二人唯利是從若咱以顯職無有不來隨王止須折簡耳鸞從之徵歷生爲太子左衛率白龍爲游擊將軍二人並至續召子隆爲侍中撫軍將軍豫州刺史崔慧景高武舊將鸞疑之以蕭衍爲寧朔將軍戍壽陽慧景懼白服出迎衍撫安之 帝寵幸中書舍人綦母珍之朱隆之直閭將軍曹道剛周奉叔官者徐龍駒等珍之所論薦事

無不允內外要職皆先論價旬月之間家累千金擅取官物及
役作不俟詔旨有司至相語云寧拒至尊敕不可違舍人命帝
以龍駒為後閣舍人常居含章殿著黃綸帽被貂裘南面向案
代帝晝敕左右侍直與帝不異帝自山陵之後即與左右微服
遊走市里好於世宗崇安陵隧中擲塗賭跳作諸鄙戲極意賞
賜左右動至百數十萬每見錢曰我昔思汝一枚不得今日得
用汝未世祖聚錢上庫五億萬齊庫亦出三億萬金銀布帛不
可勝計鬱林王即位未暮歲所用垂盡入主衣庫令何后及寵
姬以諸寶器相投擊破碎之用為笑樂茲於世祖幸姬霍氏更
其姓曰徐朝事大小皆決於西昌侯鸞鸞數諫爭帝多不從心
忌鸞欲除之以尚書右僕射鄱陽王鏘為世祖所厚私謂鏘曰
公聞鸞於灑身如何鏘素和謹對巨言鸞於宗戚最長且受寄
先帝臣等皆年少朝廷所賴唯鸞一人願陛下無以為慮帝退

謂徐龍駒曰我欲與公共計取鸞公既不同我不能獨辦且復
小聽衛尉蕭譔世祖之族子也自世祖在郢州譔已為腹心及
即位常典宿衛機密之事無不預聞征南諮議蕭坦之譔之族
人也嘗為東宮直閣為世宗所知帝以二人祖父舊人甚親信
之譔每請急出宿帝通夕不寐譔還乃安坦之得出入後宮帝
褻狎宴遊坦之皆在側帝醉後常裸袒坦之輒扶持諫諭西昌
侯鸞欲有所諫帝在後宮不出唯遣譔坦之徑進乃得聞達何
后亦淫佚私於帝左右楊珉與同寢處如伉儷又與帝相愛狎
故帝恣之迎后親戚入宮以耀靈殿處之齋閣通夜洞開外內
淆雜無復分別西昌侯鸞遣坦之入奏誅珉何后恸涕覆面曰
楊郎好年少無罪何可枉殺坦之附耳語帝曰外間並云楊珉
與皇后有情事彰遐邇不可不誅帝不得已許之俄敕原之已
行刑矣鸞又啓誅徐龍駒帝亦不能違而心忌鸞益甚蕭譔諫

坦之見帝狂縱日甚無從改恐禍及己乃更回意附鸞勸其
廢立陰為鸞耳目帝不之覺也周奉叔恃勇挾勢陵轢公卿常
冀單刀二十口自隨出入禁闥門衛不敢訶每語人曰周郎刀
不識君鸞忌之使蕭諶蕭坦之說帝出奉叔為外援已巳以奉
叔為青州刺史曹道剛為中軍司馬奉叔就帝求千戶疾許之
鸞以為不可封曲江縣男食三百戶奉叔大怒於眾中攘刀厲
色鸞說諭之乃受奉叔辭畢將之鎮部伍已出鸞與蕭諶稱較
召奉叔於省中欲殺之啓去奉叔慢朝廷帝不獲已可其奏深
陽令錢塘杜文諶嘗為南郡王侍讀前此說奉叔珍之曰天下
事可知灰盡粉滅匪朝伊夕不早為計吾徒無類矣珍之曰計
將安出文謙曰先帝舊人多見擯斥今召而使之誰不慷慨近
聞王洪範與宿衛將萬靈會等共語皆攘袂起恭君其密報肩
奉叔使萬靈會等殺蕭諶則宮內之兵皆我用也即勒兵入尚
書斬蕭令兩都伯力耳今舉大事亦死不舉事亦死二死等耳
死社稷可乎若遲疑不斷復少日錄君稱敕賜死父母為殉在
眼中矣珍之不能用及鸞殺奉叔并收珍之文謙殺之

秋七月西昌侯鸞既誅徐龍駒周奉叔而尼媼外入者頗傳異
語中書令何胤以后之從叔為帝所親使直殿省帝與胤謀誅
鸞令胤受事胤不敢當依違諫說帝意復止乃謀出鸞於西州
中敕用事不復關咨於鸞是時蕭諶蕭坦之握兵權左僕射王
晏惣尚書事諶密召諸王典籤約語之不許諸王外接人物諶
親要日夕眾皆憚而從之鸞以其謀告王晏晏聞之響應又告
丹楊尹徐孝嗣孝嗣亦從之驃騎錄事南陽樂豫謂孝嗣曰外
傳籍籍似有伊周之事君蒙武帝殊常之恩荷託附之重恐不
得同人此舉人笑楮公至今齒冷孝嗣心然之而不能從帝謂
蕭坦之曰人言鎮軍與王晏蕭諶欲共廢我似非虛傳卿所聞

云何坦之曰天下寧當有此誰樂無事廢天子邪朝貴不容造此論當是諸尼媿言耳豈可信邪官若無事除此三人誰敢自保直閣將軍曹道剛疑外間有異密有處分謀未能發時始與內史蕭季敞南陽太守蕭穎基皆內遷謀欲待二人至藉其勢力以舉事鸞慮事變以告坦之坦之馳謂謀曰廢天子古來大事比聞曹道剛朱隆之等轉已猜疑衛尉明日若不就事無所復及弟有百歲母豈能坐聽禍敗正應作餘計耳謀惶遽從之壬辰鸞使蕭謀先入言遇曹道剛及中書舍人朱隆之皆殺之直後徐僧亮盛怒大言於衆曰吾等荷恩今日應死報又殺之鸞引兵自尚書入雲龍門戎服加朱衣於上比入門三失履王晏徐孝嗣蕭坦之陳顯達三廣之沈文季皆隨其後帝在壽昌殿聞外有變猶密為手敕呼蕭謀又使閉內殿諸房閣俄而謀引兵入壽昌閣帝走趨徐姬房拔劍自刺不入以帛纏頸與接

六月廿一 通鑑卷之二 六十五 方通

出延德殿謀初入殿宿衛將士皆操弓楯欲拒戰謀謂之曰所取自有人卿等不須動宿衛素隸服於謀皆信之及見帝出各欲自奮帝竟無一言行至西弄殺之輿尸出殯徐龍駒宅葬以王禮徐姬及諸嬖倖皆伏誅鸞既執帝欲作太后令徐孝嗣於袖中出而進之鸞大悅癸巳以太后令追廢帝為鬱林王又廢何后為王妃迎立新安王昭文丁酉新安王即皇帝位時年十五以西昌侯鸞為驃騎大將軍錄尚書事揚州刺史宣城郡公大赦改元延興 八月以始安王遙光為南郡太守不之官遙光鸞之兄子也鸞有異志遙光贊成之凡大誅賞無不預謀戊申以中書郎蕭遙欣為兗州刺史遙欣遙光之弟也鸞欲樹置親黨故用之 鬱林王之廢也鄱陽王鏘初不知謀及宣城公鸞勢益重中外皆知其蓄不臣之志鏘每詣鸞鸞常從履至車後迎之語及家國言浹俱發鏘以此信之宮臺之內皆屬

意於鏘勸鏘入宮發兵輔改制局監謝粲說鏘及隨王子隆曰
二王但乘油壁車入宮出天子置朝堂夾輔號令粲等閉城門
一仗誰敢不同東城人正共縛送蕭令耳子隆欲定計鏘以上
臺兵力既悉度東府且慮事不捷意甚猶豫馬隊主劉巨世祖
時舊人詣鏘請開叩頭勸鏘立事鏘命駕將入復還內與母陸
太妃別日暮不成行典籤知其謀告之九月癸酉鸞遣兵二千
人圍鏘第殺鏘之殺子隆及謝粲等於時太祖諸子子隆最壯
大有才能故鸞尤忌之江州刺史晉安王子懋聞鄱陽隨王死欲起兵謂
防閤吳郡陸超之曰事成則宗廟獲安不成猶為義鬼防閤丹陽董僧
慧曰此州雖小宋孝武嘗用之若舉兵向闕以請鬱林之罪誰能禦之子
懋母阮氏在建康密遣書迎之阮氏報其同母兄子謠之為計謠之馳告
宣城公鸞之亥假鸞黃鉞內外募嚴遣中護軍王玄邈封子懋又遣軍主
裴叔業與子謠之先襲尋陽聲二為郢府司馬子懋知之遣三百人守湓城
叔業泝流直上至夜回襲湓城城局參軍樂賁開門納之子懋
聞之帥府州兵士據城自守子懋部曲多雍州人皆勇躍願奮
叔業畏之遣子謠之說子懋曰今還都必無過憂正當作散官
不失富貴也子懋既不出兵攻叔業衆情稍沮中兵參軍于琳
之瑤之兄也說子懋重賂叔業可以免禍子懋使琳之往琳之
因說叔業取子懋叔業遣軍主徐玄慶將四百人隨琳之入州
城僚佐皆奔散琳之從二百人拔白刃入齋子懋罵曰小人何
忍行此琳之以袖鄣面使人殺之王玄邈執董僧慧將殺之僧
慧曰晉安舉義兵僕實豫其謀得為主人死不恨矣願至大斂
畢退就鼎鑊玄邈義之具以白鸞免死配東冶子懋子昭基九
歲以方二寸絹為書參其消息并遺錢五百行金得達僧慧視
之曰郎君書也悲慟而卒于琳之勸陸超之逃亡超之曰人皆
有死比不足懼吾若逃亡非唯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人

玄邈等欲囚以還都超之端坐俟命超之門生謂殺超之當得賞密自後斬之頭墜而身不僵玄邈厚加殯斂門生亦助舉棺棺墜壓其首折頸而死鸞遣平西將軍王廣之襲南兖州刺史安陸王子敬廣之至歐陽遣部將濟陰陳伯之先驅伯之因城開獨入斬子敬鸞又遣徐玄慶西上害諸王臨海王昭秀為荊州刺史西中郎長史何昌寓行州事玄慶至江陵欲以便宜從事昌寓曰僕受朝廷意寄翼輔外藩殿下未有愆失君以一介之使來何容即以相付邪若朝廷必須殿下當自啓聞更聽後旨昭秀由是得還建康昌寓尚之弟子也鸞以吳興太守孔琇之行郢州事欲使之殺晉熙王鈇琇之辭不許遂不食而死琇之靖之孫也裴叔業自尋陽仍進向湘州欲殺湘州刺史南平王鈇防閣周伯玉大言於衆曰此非天子意今斬叔業舉兵斥社稷誰敢不從鈇典籤叱左右斬之乙酉殺鈇又殺郢州刺史

史晉熙王鈇南豫州刺史宜都王鏗

冬十月以宣城公

鸞為太傅領大將軍揚州牧都督中外諸軍事加殊禮進爵為王宣城王謀繼大統多引朝廷名士與參籌策侍中謝朓心不願乃求出為吳興太守至郡致酒數斛遺其弟吏部尚書淪為書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

臣光曰臣聞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二謝兄弟比肩貴近安享榮祿危不預知為臣如此可謂忠乎

宣城王雖專國政人情猶未服王胛上有赤誌驃騎諮議參軍考城江祐勸王出以示人王以示晉壽太守王洪範曰人言此是日月相卿幸勿泄洪範曰公日月在軀如何可隱當轉言之王母祐之姑也 戊戌殺桂陽王鏐衡陽王鈞江夏王鋒建安王子真巴陵王子倫鏐與鄱陽王鏘齊名鏘好文章鏐好名理時人稱為鄱桂鏘死鏐不自安至東府見宣城王還謂左右曰

向錄公見接慙勤流連不能已而面有慙色此必欲殺我是夕
遇害宣城王每殺諸王常夜遣兵圍其第斬關踰垣呼譟而入
家貲皆封籍之江夏王鋒有才行宣城王嘗與之言遙光才力
可委鋒曰適光之於殿下猶殿下之於高皇衛宗廟安社稷實
有攸寄宣城王失色及殺諸王鋒遺宣城王書誚責之宣城王
深憚之不敢於第收鋒使兼祠官於太廟夜遣兵廟中收之鋒
出登車兵人欲上車鋒有力手擊數人皆仆地然後死宣城王
遣典籤柯令孫殺建安王子真子真走入牀下令孫手牽出之
叩頭乞為奴不許而死又遣中書舍人茹灋亮殺巴陵王子倫
子倫性英果時為南蘭陵太守鎮琅邪城有守兵宣城王恐不
肯就死以問典籤華伯茂伯茂曰公若以兵取之恐不可即辦
若委伯茂一夫力耳乃手自執酖逼之子倫正衣冠出受詔謂
灋亮曰先朝昔滅劉氏今日之事理數固然君是身家舊人今
銜此使當由事不獲已此酒非勸酬之爵因仰之而死時年十
六灋亮及左右皆流涕初諸王出鎮皆置典籤主帥一方之事
悉以委之時入奏事一歲數返時主輒與之間語訪以州事刺
史美惡專繫其口自刺史以下莫不折節奉之恒慮弗及於是
威行州部大為姦利武陵王暉為江州性烈直不可干典籤趙
渥之謂人曰今出都易刺史及見世祖盛毀之暉遂免還南海
王子罕成琅邪欲暫游東堂典籤姜秀不許子罕還泣謂母曰
兒欲移五步亦不得與囚何異邵陵王子貞嘗求熊白厨人荅
典籤不在不敢與永明中巴東王子響殺劉寅等世祖聞之謂
羣臣曰子響遂反戴僧靜大言曰諸王都自應反豈唯巴東上
問其故對曰天王無罪而一時被囚取一挺藕一杯漿皆諮籤
帥籤帥不在則竟日忍渴諸州唯聞有籤帥不聞有刺史何得
不反竟陵王子良嘗問衆曰士大夫何意誼籤帥參軍范雲曰

詣長史以下皆無益詣籤帥立有倍本之價不詣謂何子良有愧色及宣城王誅諸王皆令典籤殺之竟無一人能抗拒者孔珪聞之流涕曰齊之衡陽江夏最有意而復害之若不立籤帥故當不至於此宣城王亦深知典籤之弊乃詔自今諸州有急事當密以奏聞勿復遣典籤入都自是典籤之任浸輕矣 蕭子顯論曰帝王之子生長富厚朝出閨闈暮司方岳防驕翦逸積代常典故輔以上佐簡自帝心勞舊左右用為主帥飲食遊居動應聞啓處地雖重行已莫由威不在身恩未下及一朝艱難摠至望其釋位扶危何可得矣斯宋氏之餘風至齊室而尤弊也 海陵王在位起居飲食皆諮宣城王而後行嘗思食蒸魚菜太官令答無錄公命竟不與辛亥皇太后令曰嗣主冲幼庶政多昧且早嬰疴疾弗克負荷太傅宣城王胤體宣皇鍾慈太祖宜入承寶命帝可降封海陵王吾當歸老別館且以宣城王為太祖第三子癸亥高宗即皇帝位大赦改元以太尉王敬則為大司馬司空陳顯達為太尉尚書令王晏加驃騎大將軍左僕射徐孝嗣加中軍大將軍中領軍蕭詵為領軍將軍度支尚書虞悺稱疾不陪位帝以悺舊人欲引參佐命使王晏齋廢立事示悺悺曰主上聖明公卿戮力寧假朽老以贊惟新乎不敢聞命因慟哭朝議欲糾之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遺直乃止十一月上詐稱海陵恭王有疾數遣御師瞻視因而殞之葬禮並依漢東海恭王故事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二十



